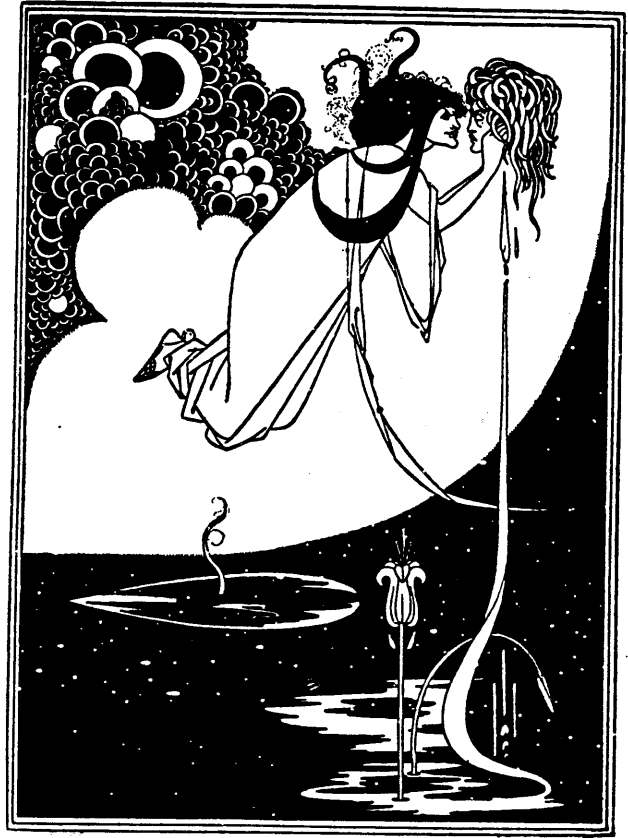


無風月刊



Beardsley Aubrey 作

，人女的毒狠個這——底羅希
 ：是，的心甘而之得欲必想夢思日她
 ，顛頭的淋淋血翰約洗施人道傳
 ! 過罪的她了出指地諱不言直他為因

(章六音福太馬)



號月十年九五


冊一說小篇中附另
 著崖黃 浪駭濤驚

84



蕉風月刊

一九五九年十月號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書者：
 張美增

期：
 3/6/2000



Woman Mrs Masil Lees
 (吉隆坡第二屆美術展覽所展出之木雕人像)

目錄

文藝理論

- 文學創作與時代.....金陵(3)
- 什麼是短篇小說?.....薩滿譯(7)

名著評介

- A·紀德的「田園交響樂」.....魏子雲(4)

小說

- 石縫中的一朵小花.....姚拓(8)
- 媽，我怕！.....劉念慈(12)
- 母與子.....大荒(16)
- 褐綠色的肥皂水.....王敬義(20)

散文

- 風，這頑皮的孩子.....雲寄(14)
- 夕照.....東方青(18)
- 墳場行.....玄五(15)
- 「天之驕子」的年紀！.....張兆(22)
- 往事.....黃潤岳(23)

新詩

- 燈下書.....辛鬱(10)
- 初戀.....趙淑俠(24)
- 獻.....前人(24)
- 月夜.....亞汀(24)
- 海港·夜燈.....黎于慧(24)
- 溪水.....戴清壽(24)

另附中篇小說一冊

- 驚濤駭浪.....黃崖

稿約

- ①本刊完全公開，歡迎外稿。
- ②本刊為文學期刊，凡屬於文學範圍之各種作品，如文藝理論、文藝作品的分析與評介、對青年作者的寫作指導、創作的經驗介紹、小說、詩歌、小品、散文、劇本、遊記、隨筆等等，一律接受。
- ③本刊對來稿得斟酌刪改，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④來稿務請用稿紙直行抄寫清楚，並於稿件末尾寫明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 ⑤稿酬每千字五元至七元，來稿一經發表，當即奉具。
- ⑥來稿如不刊用，一律負責退稿，但請附寄退稿郵票及信封。
- ⑦來稿請寄下列地址：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文學創作與時代

金陵

一般人的印象中，認為動亂的時代能產生偉大的文學創作，因為動亂的時代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而偉大的作品便是這些事情的記載——經過藝術家心靈的火焰溶鑄的記載。

事實則是：動亂的時代只是產生偉大的文學創作的條件之一。它提供了材料，也就是建築大廈的水泥、鋼骨與磚瓦。當然我們瞭解，只有這些，是無法造成大廈的，就如只有鋼鐵造不出汽車一樣。

藝術家的心靈因此才是最重要的。藝術家的心靈感受，分析這時代，最後是超越時代，變為永恆的一部份。藝術家的心靈是敏感的，在歡樂的後面看到痛苦，繁榮的後面看到毀滅……世界對它是赤裸裸的。對它來說，人類全是可憐的。極端的文明與極端的野蠻，雖然劃分了人的生活，但可憐則是相同的。「悲天憫人」是每一個藝術家少不了的情懷。正因為眾人皆醉我獨醒，悲哀的份量也才越沉重，從而表現於作品中的，便是這由一個人的悲哀化成的千千萬萬人的時代的悲哀。決定這作品是否能流傳下去的，應該就是這作品所表現的時代的悲哀的深度了。

「紅樓夢」就是表現時代的一部不朽之作。它刻劃了不少典型人物，經由這些人物的生老病死，愛與恨，作者把握並寫出了那個時代的悲哀。近廿年來，中國的變亂是驚人的。但使人失望的是：偉大的華文作品迄今還沒有產生。這種情形，固然令性急的人感到失望，究其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們該知道的是：世俗所公認的「偉大」只是一種「巧合」。優越的作家往往不能被庸俗的社會所容，後果是作者的潦倒夭折同作品的被埋沒。反之，流行的作家過份受到社會的譽揚，其作品雖一時浴陽紙貴，但最後的歸宿終逃不掉進字紙簍。真正好的作品而同時受到社會的重視，這種情形即在今天也還是很少有的，所以我說這是一種「巧合」。而近廿年來的中國，便是缺少這種「巧合」。

其次，文明的進步，使人類的生活變得日漸複雜了。人與人間的關係，也越發不可捉摸。曹雪芹先的「紅樓夢」，如果寫的是今天美國的「紅樓夢」，書中人物還是那樣多，字數恐怕非再加上一倍就不能使故事完整。但是，這並不只是說：藝術家之拿不出好作品，因為全被文明弄死了！大藝術家是不死的，他永遠能確切的，不苟的，完整的表現出他所要表現的。我的意見只是：表現這站在文明頂峯的時代的大藝術家，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從事他的工作。也就是說：前人要三年寫成功的一本大書，現在因涉及更多方面，可能要六年時間才能問世。而我們的藝術家們缺少的正是時間！

再有，藝術家們得不到寫一本全力以赴的大書時應有的生活方面的保障。要他們沿街乞食然後回到草屋中點蠟燭創作，那種近於夢境中的事，在今天恐怕找不到了。現代人都有基本的認識是：如何改善我們的生活。藝術家也是人，他們也要求這一點。如果他們發奮努力於文學創作，除去出於揮發自己的感受之外，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是使他們握筆的原因。既然有了第二種目的，在握筆時自知或不知的就會考慮到讀者的胃口，自然也就會減輕作品的重量。老實說，沒有誰能寫一百萬字，全部被退稿而不感到氣餒。但在交通不發達、生活不緊張的地區，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便要減少很多。

「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這句話一直是藝術家可悲的生活的寫照。今天，藝術家吃的仍是草，但已想放棄吃草而改吃更有營養的食物。奶雖然是免不了的。馬來亞的藝術家們苦悶，那一國的藝術家是不苦悶的呢？藝術家心靈的火焰仍在燃燒，並且不時照亮坎坷的路，使惶惑的人們邁出步子，但文明的暴風吹刮得太猛烈了，不要把火燄吹滅才好。

以今天華文的整個文壇來說，表現這時代的優越作品數量也相當可觀。只是多是短篇或中篇的創作。尤其是短篇小說，更有許多够國際水準的作品。這些零金碎玉，如果有心人將它們加以編印出版，倒不難從它們看到認識並瞭解這動亂的大時代。當然也可以流傳下去，成為文化的一部份財產。但是，在今天，即使這種編印出版工作，也很難實現。更不要說，會有大天才，把這些短篇小說中可怕的真實蒐集起來，再以他心靈之火將它溶鑄成一件偉大的藝術品了！

我的話也許說得悲觀，但悲觀並不是絕望。我們的白話文雖已被廣泛的應用，但應用它並已「自成一家」的怕還沒有，因此，我們儘有理由相信：我們這一代年青的作家羣中，將有能使用白話文，寫出更有重量的作品的。英語民族的作家，不會因為莎士比亞而停止寫作，由此，可以見到每個時代是如何需要表現它的精神的作品。我們的時代也需要作品來表現它。我們不能使我們的後代對我們失望——如果在文學史上我們所佔的一頁是空白的話，無疑的，那便是我們令他們失望了。

A. 紀德的「田園交響樂」

「孩子」

一個服務於猶拉山區中的牧師，有一天在傍晚時分，被一個不認識的女孩子，急速的跑來請他到七公里以外的地方，為一個將死的老婦人作祈禱。那地方在窮僻的小山坡上，住處是一間茅屋。牧師到那裏，老婦人已死去多時了。

那死去的窮苦老婦，身後一無所有，只有一個瞎眼侄女，（女佣說是她侄女，實際上是不是還是疑問。）蹲在屋角落裏，大概十五歲，面貌端正而清秀。「祇是那老婦人是個聾子，所以從來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她對誰都沒有說過話的，除了吃喝以外，就簡直沒有開過她的口。」所以那盲女如同一包無靈魂的肉體。

牧師做完了死者的葬事，感於那無依的盲女，需要他來拯救，於是，他把她帶回家；雖然，他明知他的家人不會歡迎她。

那盲女一身白風，骯髒的程度，無法形容。當他到家說明所以，只有他最小的女兒莎洛特好奇地跳着拍手，牧師的太太亞美妮，長篇大論的反對，說是家裏已經有了五個兒女，負擔已經够大了。但終於被牧師說服，收養了日特露德。

日特露德在牧師的慈愛灌溉與培養之下，漸漸地，日特露德的肉體，「像畢士太的靈泉，忽然有精靈跳到泉中，攪動了那沉睡的死水。」她臉上露出了微笑，智慧像箭尖似的萌生出來。此後，牧師想盡了種種方法，教她語言、文字、知識，等到他帶她聽了一次音樂——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發現她對音樂却具有不凡的領悟，從此，他又教她鋼琴。日特露德把牧師所教的，

如神的承受着，發展着；她的昏暗的心靈，亞似緊閉起門窗的屋子，忽被啟開了門窗引入陽光後的那種快速的明媚起來。所以，不上幾個月的工夫，日特露德的智慧不但恢復一如常人，而且超乎平常的同等年齡的兒童智慧之上。

六個月後的一天，牧師突然發覺他的大兒子雅各在教堂中教日特露德彈琴，而日特露德的神情竟又那麼歡愉，於是牧師傷心了。他為了梗阻雅各與日特露德接觸，遂以嚴命迫雅各外出旅行一月；更為了怕雅各回來再與日特露德接觸，復將日特露德送到M小姐那裏去學琴。當然，牧師仍舊以監護人的身份常常去看她，只是阻止雅各接近日特露德而已。

牧師的賢德太太亞美妮，為了牧師的不正常的行為，不時給以語言的譏諷；旅行回家後的雅各，抄「羅馬人書」上的經句指責父親心靈上的不潔；二孩子薩拉也因此而沉默；日特露德雖看不見，但她神似的心靈，也感覺到牧師家庭的氣氛有些兒不同。

後來，日特露德的眼睛經過醫生檢查，認為可以動手術治療，結果手術成功了，日特露德拾回了視覺之聰。

牧師在恐懼中期待那明目的日特露德歸來。可是，醫生給了日特露德光明的眼睛，但却使她光明的眼睛看見了罪惡。於是，日特露德自殺了。臨死時，她向牧師說：「當我看見雅各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所愛的不是你，却是他。……你為甚麼把他弄走啊，我要和他結婚……」牧師

絕望地回答說：「可是，日特露德，現在還成呀！」但雅各已經改宗了，做了神父了，不能結婚了。破曉時，日特露德死了。雅各從學校趕回來，她已氣絕幾小時。雅各把他改宗的原因告訴他父親說：「父親，責難你是不對的，但是，你的錯誤的榜樣引導了我啊！」

日特露德死了，雅各走了，牧師跪在亞美妮身邊請求着：「請為我所禱，因為我需要扶助。……」

「田園交響樂」(La symphonie pastorale) 的故事，大致就是這樣的。它是安德烈·紀德 (Andre Gide) 中期的作品，寫一個牧師回憶他拯救一個盲女時「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的心性所為。全書祇不過兩萬餘字，可是，我們要把本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一分說，也許使用比原書多上五倍以上的文字也難罄其所涵。一部好的作品有如一顆寶石一樣，它的光芒是向多方迸射的，無論你站在那一面，都能感受到它絢爛的光輝。

紀德的作品，譯成中文的不多，就我個人所知，約有「窄門」(La Porte Etroite 1909)「偽幣製造者」(Les Faux-Monnayeurs 1926)「地糧」(Les Nouritures Terrestres 1897)「新糧」(Les Nouvelles Nouritures 1935)「日尼薇」(Genevieve 1936)「浪子回家」(Le Retour de l'enfant 1907 尚包括其他幾篇)，以及「田園交響樂」。但我認為「

田園交響樂」似為多數讀者所喜愛，因為它的故事悽惋愴惻感人下淚，故早有中文譯本。（我記得是麗尼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自徐評的「青戀」出版後，曾有人指責「青戀」係套自「田園交響樂」，這裏自無庸分析「青戀」與「田園交響樂」異同之點，相信讀者比我知道的更多，本文不討論它們了。先說說「田園交響樂」這本書吧！

根據作者的日記，「田園交響樂」開始寫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六日，原訂名為「盲目的少年」。五月十七日完成第一部，迨十月十九日方全部脫稿；寫成第一部後，始決定借用貝多芬的一首名曲「田園交響樂」為書名。本書及「窄門」是紀德作品中創作最少的作品，所以紀德自己稱之為「故事」（Recht）而不稱之為「小說」（Roman）。他說他寫這本書是為了清償他三十年前最後的一筆舊債，可見他要寫這本書的動機，在動筆前已醞釀很久了。雖然他五十歲時的作品，書中却仍舊充溢着青春的活力，當可知知一個偉大的詩人是永不老邁的。至於辭藻的絢麗則猶屬餘事了。

「田園交響樂」所表現的主題，可以說是「一篇讀「羅馬人書」的心得；其實，紀德的作品，有不少是基於聖經上的思想另行發揮或採取聖經上的故事另行發揮。雖然他的作品無不有其獨特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則大多深受聖經的啓示與影響。」「田園交響樂」的思想基礎，即本自「羅馬人書」七章。所以，我說它是一篇讀「羅馬人書」的讀書心得。那麼，我們讀完這本書，如能再仔細地讀上幾遍「羅馬人書」七章，則「田園交響樂」所表現的主題是什麼，就不難得到瞭解。也許「田園交響樂」所表現的，大多是聖保羅在致「羅馬人書」第七章所說的，所以紀德說它是他創作最少的作品；稱之為「故事」，而不稱之為「小說」。

保羅在致羅馬人書七章所說的，是存在於人性中的罪惡行為的發生問題，他說：「因為我所

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十五節）「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十八至十九節）「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着我裏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廿一至廿三節）「基於此，則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去分析那盲女的悲劇是如何發生的了。」

「我將她由黑暗之中救了出來，祇是為了敬與愛。」那牧師一開頭就這樣回憶說。的確如此；那牧師決定「把那一包無靈魂的肉體」帶回家去，又費了很多的唇舌才說服了他太太答應收養她。這些行為，自然全是本乎上帝的仁慈與人性的至善而出之。等到那盲女重獲了智慧與女性的嫵媚，那與善同在的惡，便在人性中作起怪來，把那牧師心中善的律擄去附從肢體中犯罪的律。於是那牧師對待盲女日特露德的純真至善，遂漸漸變質，竟至溺陷於情慾之中而不能自拔。

「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這幾乎是存在於每個人心裏的犯罪心理。我常常拿自己作比，我覺得我會做了許多我所恨惡的事，都是自己先知道自己不該作而偏偏去作的。可以說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與淆亂無章，都是起於這一種「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的犯罪心理所形成。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也，羞惡之心也，恭敬之心也，是非之心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孔子論心時也說：「操則存，舍則亡。」這些話都是說人之心性，乃在於求善得善，舍之則失。因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等仁、義、禮、智四大德性，「人皆有之」，只

要人存心去行，則仁義禮智四大德性，必然會表現於人的行為上的。如人舍之而不求，則人雖固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豈不有也等於無。質之孔孟之言，似乎比保羅還要把握着更多的真理。

聖保羅又說：「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而我則認為自有了法律與誠命之後，除了白痴，人所作的人都明白。許許多多的罪犯，在未昭示他犯罪的證據，使之無法狡賴之前，無不一再為脫罪而巧辯；臨刑時復無不深悔所作皆非。豈不是一大事例嗎！

牧師是人間傳達上帝福音的信使，按理，他自然比一般人更能遵從耶穌基督的律法才對。而那牧師却也是人；人心裏存在的罪惡，他同樣的有；而且，牧師心裏的罪惡，比一般人要復活得快，因為牧師比一般人更懂得律法。「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然而罪趁着機會，就藉着誠命叫諸般的貪心在裏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是死的。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誠命來到，罪又復活了，我就死了。」（七至九節）那牧師就是藉着誠命而諸般的貪心在他心裏發動，扼死了他的善，復活了他的罪，終於造成了那盲女的悲劇。

那牧師為了阻止他兒子雅各和日特露德接觸，他曾惱怒地責備雅各說：

「與其看見你把煩惱安放到日特露德底純潔的心裏，」我急燥地叫着，「我甯可再也不要看見你！你的表白是不必要的？我真不會相信你竟會這樣卑劣，利用別人的殘疾，利用別人的天真和坦白！還要這樣若無其事地和我談話呢！好生聽清楚！我對日特露德是負着責任的。從明天起，我不許你再和她談話，摸到她，或看到她。」第二天，他再和雅各談話的時候，他又說：「日特露德還年青呢，」我終於說了。「要記得她還沒有行過聖禮。你知道，可憐！她不像別的孩子——她的發育是受過大的阻碍的。像她那樣誠篤，無疑地：一說到愛情，就會使她感動

了；這就正是不能對她提起愛情的重大理由。來佔有一個還不能防衛自己的女人，那是一種卑劣的行爲；我知道你決不肯做一個卑劣的人的。你說你的情感不當受責難。我却說應當受責難，因爲你的情感是早熟的。因爲日特露德還沒有斟酌的能力——我們應當代她斟酌。這是一種良心問題呀！

聽那牧師說的話多麼的冠冕堂皇，可是，在他教授日特露德福音書的時候，他却極力地設法避免那些足以啓示日特露德知道什麼是罪的經句。所以，他一方面責難雅各「來佔有一個還不能防衛自己的女人，那是一種卑劣的行爲。」而他自已則千方百計地挑逗着日特露德懂得他在愛她。那些他責備他兒子的話，担他兒子會去做的事，却是他自己正在去作的「卑劣的行爲」。

有一天，日特露德問他：

「你時常告訴我，上帝底法律就是愛的法律。」

「在那句話裏，愛祇是仁愛的愛。」

「那麼，你愛我祇是仁愛的愛？」

「你知道我不是那樣的，日特露德。」

「你相信如果依照上帝的法律，我們的愛是應當斷絕的嗎？」

「妳是什麼意思？」

「啊！你自然知道呀。那應當是不用我來說的。」

我無法規避這箇爭論，我的心已經紛亂，我的論証已經敗北了。

「日特露德，」我絕望地叫了，「你以爲你的愛是有罪的嗎？」

她改正了我的話？「『我們』底愛？……我對我應當想一想。」

「唔？」我哀懇的聲音使我自己也吃驚了。「可是我怎麼也不能不愛你，」她接着說了，連氣也喘不過來。

牧師聽到日特露德說她不能不愛他，雖然感到恐懼，却也正中下懷。但在不久一天的晚上

他五月十九日的日記寫着：「我把她緊緊抱在我底胸前。她並沒有什麼防禦的動作。而當她抬起臉面向我的時候，我們的嘴唇相合了……」我們讀到這裏，不由人不同頭再讀一遍他實備雅各時的語言。那麼，不能考驗「良心問題」與「卑劣行爲」的人，不正是那明白律法和誠命的上帝的信使嗎！「罪因着誠命，更顯出惡極。」（十三節）亦正所謂「善於玩法者正是那知法的人」了。

書的結尾是一死一離，作者把生離死別的苦痛都加到罪人的頭上，雖極殘酷，未嘗不是他應得的懲罰。日特露德死了，雅各走了。牧師在萬分悔悟中跪在他太太亞美妮的身邊懇求着：「請爲我祈禱，因爲我需要扶助。……」說起來，「田園交響樂」所表現的，仍舊洋溢着濃厚的宗教思想，故出版後達達派人士因之與紀德交惡，想必是基此而起的了。

「田園交響樂」的寫作形式是日記體，格調是懺悔錄一型的。創作手法著重於當事人的「言」、「行」對照，來烘托主人公牧師先生的一立志爲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的那種存在於人性中的罪惡問題，更特別注重情慾在人性中的凸出。他認爲人性中的情慾部份，是無法以神的律法和誠命來約束的。斯點

或爲紀德抒寫本書的主題：「你如果是瞎眼的，你就無罪了。」我認爲那是堪稱此一主題的附帶旨趣。也可以說紀德創作「田園交響樂」，其目的乃在反對聖保羅曲解了基督的意旨，本書中業已明明白白的說出了。他說：「讀完福音書，我看不見有什麼命令、恐嚇、或者禁止。……這一切祇有聖保羅底書信中才能發現。」不過，紀德的思想，表面上看去好像在反對宗教，但實際上他則絕不否認宗教在人生上的重大意義。他會說過：「相信神的存在是困難的，相信神的不存在

實用英語構詞法

要迅速有效地記住英文生詞，擴大英語詞彙，必須瞭解英語構詞法。要瞭解英語構詞法，請讀友聯出版社出版，羅英強編著的

敲醒千萬年的夢

鄭重推薦 新詩佳作
黃崖著
為混亂的新詩壇打一支血清
給饑渴的詩讀者開一個活泉

總發行：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星洲小坡大馬路四六九號

總發行：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地址：星洲小坡大馬路四六九號

甚麼是短篇小說？

Berg Esenwein 作
薩 滿 譯

在梵蒂岡蒐集了許多米開蘭基羅的著名的鉛筆畫，如果你注視它們，你會對它們的綫條的勁美感覺驚奇。但是這些畫所喚起的美感是什麼？普遍的，僅僅是普遍的。它們沒有說出故事，沒有傳給你訊息，它們只是不完全的寫生或素描。那些畫裏的神巫和先知，雖然在姿態和動作上俱為藝術的傑作，却缺乏一種故事體的價值。要覓求此種價值，我們還得求之於米氏的壁畫——「最後的審判」及其他聖經的故事畫。

同樣的道理，不論文字的素描在文學上具有何種價值，它們終非短篇小說，因為在其中我們看不見任何事情發生，它們既沒有主要的開場，亦無必要的結尾，它們缺乏短篇小說所有的那種「完整的效果」。

短篇小說既非素描，它更不是長篇小說的緊縮。偉大的小說家所反映的是包羅萬象的人生，而短篇小說的作者刻畫內，不過是一個凸出的，有時是誇張的人物、情節、或經驗。長篇作家的畫布是廣闊的，它能容納較多的人物類型，在較大和較繁複的背景裏浮現，讓讀者在其中窺見像亞諾德所說的「整個人生世相」。短篇小說却不然，不論它是多麼富於綜合性，沒有一篇是能統括整個人類活動的紀錄，因此，在托爾斯泰的小說或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所呈現的浩瀚的人生景象，那就不是從莫泊桑所能求得的了。

短篇小說不單在題材的範圍中，而且在結構上也異於長篇小說。後者佈局複雜，多曲折，富穿插，故事的展開迂緩。前者却往往把握一個單純的主要的情節，其他的情節，縱使有，也僅居於附從地位；同時由於它必須向高潮迅速移動，整個故事的機體就得儘可能簡化，削除一切阻礙故事發展的枝葉，而仍能不失掉作品的生命。乍看之下，這種緊縮性的要求似乎是作者的桎梏，但實際上，它反而使作者在取材上享有更大的自由。份量太輕而不適於長篇小說的主題，片斷的想像，強烈短促的事件；都是短篇小說最佳的材料；而長篇作者所細細地描繪的生活、人物和風景的細節，短篇作家只須抓住幾個顯著的特徵，聊揮數筆，便可暗示或表現無遺。

因此，由於這種結構的精密，效果的單純，和領域的細微，遂使短篇小說成爲一種與長篇小說迥然不同的東西。它不是「短的長篇小說」，而是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有着它自己特有的原則、性質和魅力，而且本身是完整無缺的。



更困難。「那麼，他的思想只是反對宗教家替神建築了無數藩籬，剝奪了人生太多的自由而已。關於紀德的信仰，他已表達在他一九一六年寫的「你也一樣……？」(Nunquid et tu...)

那本小書中：他說：「沒有比基督教更反基督的。」而他則自認他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他又說：「福音中基督的語聲，無一字不是至高的理想，但一經基督教的解釋，無一字不變作暗淡無光，無一字不被蒙上一重虛偽與功利的面幕。」

本書自是爲了揭露牧師虛偽的嘴臉而寫的了。

A. 紀德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廿二日生於巴黎，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九日在巴黎病故，享年八十二歲。曾得一九三七年度諾伯爾文學獎金。父親是一位大學教授，是法國南方于塞斯人，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法國北方諾曼第人。由於南人

北人性格不同，遂形成了紀德內心中的矛盾與衝突，紀德自己說那正是推動他必須創作的主要原因。

他所受的教育，得自於家庭比得自學校多。他八歲進過阿爾扎斯學校，兒時頭腦遲鈍，學業落後，不得不退學。所以他的教育是他母親和姑媽延請了一個女家庭教師灌輸給他的。她們對他約束極嚴，她們教他的書，主要的就是一部聖經。自七歲讀起，直到廿四歲那年，他到阿爾及尼亞旅行，方始拋開了聖經，但他早就讀得爛熟了。所以紀德的作品，都深受聖經的影響。

由於紀德十八歲時讀過修辭學，所以他的文字是簡潔而精練的。在技巧上，他不拘形式，他認爲怎樣寫方能更容易表現出他所要表現的，他就怎樣寫。無論他的作品形式，都是多采多姿的

。詩、散文、小說、戲劇、日記、信札……等等，往往在問一本書中他竟使用了幾種表現形式。在思想上，他一再要求他的讀者丟下舊的，追求新的。這一點，在「地糧」與「新糧」中，闡釋得最爲明瞭，這裏無法多談了。

「田園交響樂」的人物不多，而紀德對每一個出現的人物，雖一極不重要的鄰婦，他也能淡淡幾筆，將之生動地活躍紙上，缺點就是他太特露德描寫得過於近乎神化，智慧發展得未免太快了。同時，一個生活了十五歲的孩子，縱然因爲她依附的老婦人是個聾子，從來沒有和她說過話，因而她除了吃喝之外就簡直不會開過她的口，委實是不可能的，何況她們還有鄰舍呢！其他如書中所敘述的時間過程，也不明顯。不過，這些都不妨害他所要表現的主題。



石縫中的一朵小花

姚 拓

靠近海灘有一個荒蕪的小土丘，也許是土地乾燥的緣故，土丘上沒有一棵樹木，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野草，隨着微風在搖着它們白了的穗頭。下面的海灘雖是一片如雪般平坦的白沙，可是因為這裏是個偏僻的地方，除了不遠處小市鎮的孩子們來這裏互相嬉逐之外，很少有人肯來這裏走走的。

和這個小土丘毗連着的却是一座低矮而蔓長的小山，山上有個碧綠如墨般的熱帶樹木，被一些長藤和綠草纏繞着。它與左邊的小土丘相比，顯然地有點不配合：土丘上黃澄澄，顯得那麼淒涼；而這座矮山，却像熱帶多情的少女，拖着它的長髮，頻頻地向起伏的海潮送着秋波。

繞着這荒蕪的土丘，却有一條通往那座綠山的小徑。誰也不知道這條小徑是什麼年代屬於什麼人所修的了。因為它小得只能容納一個人走過，而它還是用一些稜角的石塊隨意砌成的。赤腳的孩子們誰願意從它上面跑過呢！

歲月和着那些起落的海潮，一天天地過去了，從前那些在海灘上嬉嬉的孩子們，也一天一天地長高了，面上也起了皺紋了，老了，然後讓他們的孩子們又去到那個沙灘追逐。可是，綠山上依然濃綠圍繞，小丘上依然飄搖着細長的草莖，草莖上仍然有白茸茸的頭髮。那條小石徑呢，也像睡熟了似地，躺在那裏無聲無息。

又是多少個歲月過去了。

世界上的事物，有時候改變得往往令人無法臆猜。距離這個美麗海灘不遠處的一個小鎮，如今竟大大地熱鬧了起來。原因是小鎮附近的港口，忽然爲了某一種需要——也許是爲了戰爭，也許是爲了商業——竟大事修築挖掘，大的輪船也可以在那裏靠岸。不用說，這小鎮馬上變成了熙往攘來的城市。連帶地，那個海灘上也多了紅顏綠色的人們。

於是，那條久已被人遺忘了的小石徑，這時竟也有人肯去拜訪它了。那是一天中午，太陽恰好躲在雲中沒有露出它凶狠的面龐，有一位牧師，挽着他的白頭髮的太太，繞過海灘，想到土丘後面的綠山去散步，看看風景。因為他們已不像年輕人一樣，不能夠在海上載浮載沉了，雖然他們是來海濱渡假，倒不如說他們是來這裏散步還更適合些。他們走着走着，慢慢地踏上了這條崎嶇不平的小石徑。

就是在這個時候，奇蹟被他們這對老夫婦發現了！

首先發現奇蹟的是那位年老的牧師。他本來是低着頭在前面走的，順着山徑只走了二十來步，他忽然蹲下身來，凝視地向石徑上注視着，緊接着不由自主地「啊！上帝呀！」驚叫了一聲！

年老的牧師太太還以爲他的丈夫一定是忽然遇見了什麼毒蛇，於是她馬上就用雙手掩着面大聲喊叫了起來。

牧師却沒有爲他太太的驚喊回頭，只是說：

「趕快跪下吧！安娜！」安娜是他太太的名字。

她永遠是聽從丈夫的，看見丈夫已經跪在這嶙嶙的石徑上面，她也毫不猶疑地隨着丈夫跪下。

「瞧，你看，」這時候老牧師才指着他面前石隙中的一株小紫花，請他的太太觀看。倒弄得這個老太太一時摸不清了頭腦。

「這是上帝的奇蹟啊，」老牧師對他的太太解釋道，「這朵小紫花長得多麼美麗吧！」

老太太戴起了老花眼鏡，才看清楚這雖是一朵小紫花，却真的與其他的花朵不同。

「你瞧，」牧師跪在地上繼續說了下去，「這朵小紫花不是來榮耀我們的上帝嗎？我們的主——我們的救主會說過，所羅門所有的寶藏，還沒有一朵小花富足呢。你瞧，它的莖細弱得如同蜘蛛腳肢，它只有兩片如米粒的綠葉，可是，在它的頭頂却有一朵與太陽相輝耀的紫花。雖然這朵花小得如米粒一樣大小，但它是那樣平均地分展着這些花瓣，花瓣當中還堆着黃黃的花心，即使是在世界上最精巧的手匠也永遠無法造出這樣的奇蹟。而且，它是在堅固的石徑的小隙中鑽了出來的。它不是代表着仁慈敬畏的上帝給我們的啓示嗎？」

他的太太沒有講其他的話，只是連連地輕聲叫着「阿門！」

老牧師實在受了感動，他就俯在地上禱告了起來。

「我們的阿爸父——正直的神啊，你藉着這一朵小紫花給了我這個最大的啓示，你的仁慈，你的奇妙，真是無所不在，我們該用怎樣的感謝心情來向你讚美呢！你是萬王之王啊，我的主啊，我的阿爸父啊！——」

一直等到他跪在那尖削的石徑上面，實在忍受不了刺心的痛苦的時候，才停止了禱告，把坐在地下的太太挽了起來。

其實，發現這朵小紫花的，並不是這位老牧師。剛剛不久，有位年輕

的和尙穿着袈裟，曾在這條小徑上走過，而他也看見了這石徑上的小紫花。因為在光禿的石徑上很容易看見它的，雖然它是那麼地弱小。他會經蹲下身來向它看了幾眼。不過，他不但沒有獲得如老牧師那樣的感動，相反地他忽然由這朵小紫花的身上，想到了海灘上那些嬌小玲瓏的女人。「這是魔，」他心裏這樣想着，馬上站了起來，雙手合掌，閉目養神了一會，才緩緩離開。所以，沒有人知道他曾經來過這裏。

老牧師的禱告却給人發現了，也許是剛才他太太喊叫的聲音，驚動了在附近散步的一位老教授。

這位老教授有雪白如銀的頭髮。看起來有點像愛因斯坦，不過，他教的是哲學。他曾在這個國度內幾間有名的大學內教了四十多年書，現在也是來這個海濱渡假的。

他剛聽到牧師太太的喊聲，以為是出了什麼事情呢，連忙走了過去，却看到這兩位老夫婦正俯在地下禱告，所以也就沒有去驚動他們。

等那兩位老牧師夫婦回轉身走去之後，爲了好奇，他也走上了這個石徑。因爲是有目的的尋找，他很容易地找到了那株細弱的小紫花。他蹲下身來，向這朵小紫花細看了一會之後，又慢悠悠地站起身來，對着太陽對着大海，噓了一口氣，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這朵花到底是爲誰而生長得如此美麗呢？它——這株沒有生命的小東西，也和我這個教了四十幾年書的老教授一樣，真的『無所爲而無所不爲』嗎！」

當然，太陽和大海不會回答他這個問題；老教授也知道沒有人肯去思索這個問題。他于是用自我解嘲的心情，向太陽和大海笑了笑，又回轉身對這朵小紫花說：

「好朋友，過一兩天也許你就會憔悴，像我一樣地要在頭上長了白髮，以至于枯焦；也許明天有一陣大風刮起一把細沙把你埋蓋了起來，或許有一隻小羊或一個粗心的孩子從你身上踏過，像這個世界上忽然落下了輕彈，你的細莖會和我的軀體一樣，倒在了這個世界。太陽和大海依然年青，而你我却無聲無臭。」

這朵小花似乎聽不懂老教授的話，它依然用它細弱的莖幹，支撐着它僅有的兩片綠葉和米粒般大的花朵，面向着太陽微笑。

老教授嘆了一口氣走了。

可是，老教授在那裏自言自語的情形，却給一位年青的畫家看見了。他本來是拿着畫板出來寫生的，如今看見了這個白髮老頭子瘋瘋顛顛地樣子，正想把這位老人家繪在畫板，想不到剛一落筆，老教授却緩緩地離開了，臨行時還特地回頭向石徑看了幾眼。

畫家立即收住了畫筆，順着石徑向前走去。在老頭子剛才站立的地方，他也看見了這朵奇異的小紫花。他還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玲瓏，如此美麗，又如此嬌小的花朵哩！

畫家是應該抓住這個靈感的，何況是年青的人，靈感更容易湧現。

可是，他抓起筆來在畫板畫他的腹稿時，倒使他爲難了起來。像如此嬌小的花朵，如何可以用他的那隻粗筆把它纖髮畢露地畫下來呢！但是，他的靈感的衝動催促着他，他不由自主地硬把小紫花繪了出來。憑着他的天才，他筆下的花朵，與石徑的花朵，如果讓人家乍 看來，不細心是分辨不出來的。

不過，繪畫最重要的是全幅的結構，偌大的一塊畫板如何只能單繪這一朵小花呢？于是，他又繪出了這條小石徑，又繪出了那座長白毛穗頭的小土丘，又繪出了靠着小土丘的綠山。可是這還是太單調了，他又在背景上塗抹了碧藍的大海，天上有飄浮着的乳白的雲塊。

「這真是一幅傑作啊！」他抹着手指上的污漬自言自語地說。

「真是傑作！」忽然在年青畫家的後面響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畫家回頭一看，只見有三個人并排地在他後面站着，正在欣賞他的傑作呢！看樣子，這三個人已經站在他背後好半天了。

「蒙各位先生過獎了，」畫家嘴裏是這樣謙虛地說着，心裏面却有幾分驕傲的喜悅。「那麼，」畫家繼續指着他的手說，「既然蒙各位過獎，就請批評批評或者指出我這幅畫的主題吧！」

這三個人雖然不是畫家，可是都是搞文學的人，如今既然畫家請他們批評品題，他們當然樂於接受了。

「我猜這幅畫的主題，一定是那飄渺不定的雲海，在如此湛藍的碧空上，我們就可以捉到我們的靈感了。」說話的人是個禿頂的中年人，沒有鬍子，下巴却剃得光光的，嘴角的皺紋也就特別顯明了。

畫家搖了搖頭，不過面上還堆着禮貌的笑容。

「那麼一定是表示這座翠綠如黛的青山，正如我們人生的青春一般的美麗，生動——」

「你更離題太遠了。」年青畫家頗有點不高興，打斷了第二個人尚未講完的話。第二個人是個小個子，頗有點弱不禁風的樣子。

第三個人發言了，他倒魁梧，像樺木一般，聲音也很洪亮。他對畫家說：「我敢用生命和你打賭，你一定是個傷感派的象徵主義的崇拜者，所以，你用荒蕪的土丘，來對照那飄忽無定的碧海。」

畫家沒有回答他，却抱着頭坐在地下，俯視地面，一句話也不說。

三個批評家被驚得呆了。過了一會，第二個發言的那位小個子的人對畫家說：「請你自己說說你的主題吧，我是詩人，我的詩如不經我的解釋，世界上永不會有人明白它的意思的。」

畫家幾乎是用哭泣的聲音，用手指着石徑上的小紫花，對大家說：

「各位先生，我想表現的是這朵小紫花啊！」

「啊！」三個人不由同時吃了一驚。

「那麼爲什麼我們在這幅巨大的傑作上面看不到這朵小紫花呢！」大

個子的人說，他是文藝批評家，所以也最愛責備人。

「我所要表現的，我常常表現不出來；而我不表現的，却被像你們這般批評家一樣，說出來連我也不明白的主題。」畫家一邊說着，一邊拿起他的畫板，狠狠地向石徑上摔去，畫板粉碎了。然後畫家拖着疲乏的步子緩緩離去。

餘下這三個人，在那裏呆了一陣，方始注意到那株小紫花。三個文學家在一起，當然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於是，剛才第一個發言的那位嘴角多皺紋的中年人開口說道：

「剛才那位畫家一定是神經不正常，才會摔碎畫板。我是寫小說的——寫最現實而又最有益於人生的小說的人。假如我把這朵小紫花納入我的故事，我要把它形容成堅決的鬥士，勇敢的英雄，使它服務於人生——」

「去見你的活鬼吧，」那位小個子自稱詩人的人，馬上打斷了小說家的話，氣得紅着臉說：「我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詩人，我有權利去寫出這屬於真正美麗的小紫花的詩篇，我要把它的靈魂獻給大自然；因為大自然是它的母親——啊，」他仰着臉，忽然閃起了眼睛，看樣子詩神已經駕着雙輪的雲車飛駛進他的多感的心靈了。

那位小說家却狠狠地吐了一大口口水，「啐」地一聲，打斷了詩人的靈感。詩人氣得握着拳頭，恨不得馬上揍他幾拳。大個子的批評家說話了：「兩位且慢動怒，依我看，你們兩位觀點都不正確，又都正確！」

小說家和詩人一時摸不清他話中的含意，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老實告訴你們——大個子加重語氣說：「我對各位的作品，是照着我自造的——把尺去量的。合我的尺度的，我說它正確，不合我尺度的，我就說它錯誤！」

「你用的是什麼尺？」兩個人齊口同聲。

「我用的是我們黨的『主義尺』，知道嗎？」

「兩個人的眼睛更大了，氣得臉也更青更白了，牙齒直打着戰。」

「假如我是小說家或詩人的話，」這位批評家的臉色更莊嚴了，「我就把這朵小紫花說是為人民服務而生，為人民服務而死，為黨抽芽，為主義開花，知道嗎？」

燈下書

辛鬱



牀下整齊的排列
着更大的空虛

寧靜像空虛的牀
我等待躍過欄柵
的檐鳴

此刻，撥弄不均整的手指

我們的血液裏有蛇的笑聲
吸飲人間的凜冽
在那裏

在那裏

諧和在那裏，上帝也在那裏

圓舞在那裏。虹在那裏

懷疑嗎？這一臂的距離

我的歌，不也是一盞燈的燃亮

承諾你的渴求

存在者不是一些木樁

是證辭

此刻，午夜的脸猶似母親底

所有的投影集中

貓的伺機之姿猶似你底

美神的神采

在構想中

其他兩個人咬着牙說，「你簡直是瘋子！」

「你們敢罵人！」大個子有氣力，緊握着他的拳頭。

「罵你又怎麼樣！」兩個人鼓起餘勇。

「好，」大個子的拳頭送了過去。

好一場混戰。不過，到底是個大個子打勝了。小說家和詩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拖着痛得不能忍受的身體，「哼啞」着去尋找他們的醫院和靈感去了。

大個子拍拍手上的泥土，本想摘去那朵小紫花準備拿回自己供養的，但又嫌它太細小，而且又懶得去彎腰，竟吹着口哨走出石徑。

這一幕惡鬥，却被伏在小丘上草叢中的兩個孩子，看得清清楚楚。三個人混戰當中，嚇得這兩個孩子連氣也不敢出，一直等到打架的人們扶着創傷離去之後，才敢從草叢中伸出他們的頭來，互相伸伸舌頭，扮了一個鬼臉。

這兩個孩子，大約只有八九歲左右，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男孩子的頭髮有點捲曲，眼睛雖是黑的，鼻子却長得又高又直，簡直有點像羅

馬人的鼻子；從他那厚厚的嘴唇上可以看到他的誠實；從他的破舊的衣著上，可以看到他的淳樸。女孩子有一副甜甜的面孔，薄薄的嘴唇，扁扁的鼻子，靈活的眼睛，配上她頭上蓬亂而并不過份的短髮，顯得她更加可愛，雖然她的膚色比較黑了一點。說不上他們是屬於什麼種族的人，也許他們的父親是亞洲人，母親是歐洲人；也許剛好相反。

且不要管他們是屬於什麼種族的人了，世界上除了如今尚在森林中過原始生活的土著之外，又有什麼種族的人們敢確定他們的血統中沒有外來的成份呢！

這兩個孩子的家，距離那個新發達的港口并不太遠，港口和城布都繁榮了，他們的父母却依然貧窮得和他們的祖父一模一樣。正因為貧窮，他們才有機會天天跑到這個海灘來嬉戲。

「黛黛，我們下去看看吧！」男孩子對俯在他身邊的女孩子說。

那個叫黛黛的女孩子，用她靈活的眼珠向四周掃射之後，「好吧，阿順！」她說着就爬了起來。

那個叫阿順的孩子也站起來了。他們先跑到石徑上去，撿了幾塊被摔破的畫板木片，看了一會，覺得那上面花花紅紅的顏色并不十分好看，又把這些木片丟了。

「打架的人們不是說什麼花嗎？」女孩子忽然想起了打架的人們所說的話。

「啊，」男孩子也想起來了，拉着女孩子的小手，低着頭向石徑上搜索。

「真的是一朵小花！」女孩子高聲叫了出來。

他們蹲下身來，小心翼翼地觀看這朵小紫花。雖然他們這兩個孩子沒有如和尚的動心，也沒有如老牧師那樣的感動和啓示，沒有老教授那樣的嘖嘖，更沒有畫家的靈感。當然，他們也沒有那三位打架的文學家有如此豐富的學識，他們兩個人便無須平劍拔弩張地去辯論而至于動武了。

「我敢賭咒，我家的園子裏從來沒開過這樣又小又好看的一朵花。」男孩子慎重其事如此聲明。

「我也敢賭咒，我家盆內的花朵，連一朵紫顏色的都沒有。」女孩子的態度也很嚴肅。

「那麼，」男孩子有點遲疑說，「我看還是把這朵好看的小紫花移種到你家去吧！」

女孩子笑了，「你真傻，」她說，「像這樣又細又小的花莖，我們怎麼能移走呢？」

他們又俯在地上仔細地看了看，真的，不要說掘移它，就是用指頭動一動，它的莖也會弄斷的。

「這樣吧，」男孩子說，「我們把這朵小花身邊的石頭設法弄走，讓

它自由自在地在這裏生長吧！說不定它會在這裏長大生孩子呢！」

這句話說得女孩子朗聲地笑了。

於是，他們兩個人又去拾起了幾堆畫板的碎片當做工具，很小心地先在遠處挖出小徑上的石塊。男孩子爲了表示他的腕力，他把石頭拋得遠遠地。

「不對，」女孩子忽然如有所悟的說，「我們挖掉石頭，不是沒有路可走了嗎？」

男孩子思索了一下，說，「我們把石頭在另一邊築一條石子路接上去不就可以了嗎？」

他們一邊哼着山歌，一邊快樂地挖着石子，由遠而近，把小花附近的石子竟真的全部移走了。

第一天的工作沒有做完，臨走時他們還到綠山脚下找了一點水來向小花身邊輕輕撒去。

「祝你晚上做個好夢，明天我們還要來幫助你，」女孩子親切地向小花告別。

第二天他們來了，第三天也來了，第四天也來了，一連做了五天，另一條小徑才算建好，和原來的小石徑一模一樣，只是稍稍彎了一點。

那朵小紫色的身邊不但沒有了石頭，兩個孩子並且還從小土丘上用小手捧來了許多黃土，在它的細弱的根部加多了土壤。

x
x
x

太陽照舊地從東邊出來又落向西邊，海潮依然如故地拜吻了崖石又退了回去，歲月一天一天地，十年的光陰很快地就過走了。

可是，那株十年前被那兩個孩子灌溉培植的小紫花，如今不但長滿了從前孩子們用小手挖過的泥土，甚至一天比一天地茂盛繁榮，竟由那一塊小角落開始繁殖，漸漸地爬上那座從古以來只長白茸茸茅草的小土丘，現在滿丘滿谷竟全是小紫花的天下了。

在那密密的紫色花叢中，這時有兩個年青人，正肩并肩坐在那裏，悠然自得地欣賞着大海中的落日。太陽紅色的餘輝照在紫色花叢的上面，更顯得它們的美麗與耀目。

男的用手輕輕地摘了一朵小紫花，揀在她的髮角，然後對着她的耳朵，用只能讓對方僅僅聽到的聲音說：

「黛黛，這一朵和十年前我們所看到那一朵小紫花一模一樣，這——算是我向你求婚的表示吧！」

女的回過頭來，對着他笑了，笑得如同這滿地的紫色一般地美麗。



劉念慈

昨天爸和媽吵了架。爸好像脾氣很大，跳着叫着拍着桌子罵媽，可是媽却一聲不响。最後媽說了句什麼，爸的氣更大，打了媽兩個耳光。媽哭了，隨後叫着、跳着，把杯子、盤子、以及她一向喜歡的那對花瓶都摔了，披散着頭髮向爸撞了過去，大聲哭喊着，要爸打死她。

我站在旁邊，嚇得哭了起來。爸和媽常吵架，可是爸從沒有打過媽。媽一哭，我哭得更兇。爸打媽，我恨他；我想幫着媽罵他，可是我不敢。

爸用力推開媽，媽乘勢倒在身後的一張沙發裏，倚着扶手蒙住臉哭着。「哼，」爸說，「你還有臉哭？」

媽仍然哭着，可是不再說什麼。爸瞪了她一會，氣噁噁地走了出去，他才一出門，媽立刻就不哭了，抬起頭來擦擦眼淚，向那滿是磁器碎片的地板望了一眼，也看到了呆站在那兒的我。

「小明，」她厲聲地叫着，一點想哭的痕跡都沒有了。「過來！」她的聲音那樣兇，我比剛才更害怕。

我遲疑着，猜不透她為什麼忽然這樣兇。

「過來！」她又喊道，聲音更兇。我擔心着，可是不敢不往前挪動。我走到她的手剛能摸到我的時候，她抓住了我，重重的一掌打在我的臉上，緊接着又是一掌。

我哭了出來，比剛才哭得更响。「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我叫着，雖然還不知道我犯的

的什麼錯，但我知道挨打一定是有錯。

可是媽不理會我討饒的哭聲，仍一掌接一掌的打了下來。臉慢慢不覺得痛了，耳朵裏嗡嗡的聲音越來越响，我已聽不見自己的哭聲。我掙扎着，於是手掌不再只是打在臉上，我感到背部、臉部、屁股上都重重的挨了幾掌。我繼續叫着討饒，媽繼續打着。終於媽鬆開了那隻抓住我的手，我癱瘓地滾到地上。

媽喘息着，我也喘息着。許久許久，我爬不起來。

「小婊子養的，」媽一邊喘着一邊罵我，「叫你不要多嘴，你偏偏要多嘴多舌的。誰叫你告訴爸說我常和張叔叔一起出去？到底他給了你好處？小婊子養的！」

我躺在地上，專心地聽着媽的罵聲。為了避免再激怒她，我得準備立時回答她的審問。可是她什麼也沒問。我真想告訴她我的冤枉，但我不敢開口。我什麼也沒有對爸說，只是爸昨天會問起張叔叔給我買的玩具。他問我的時候已經很生氣，一定是他早就知道。

我靜靜地躺着，盡量避免引起她的注意，等待着地走開。終於，她站起來了，到梳妝台前坐下，開始梳頭化妝。

下午，媽出去，爸和哥哥也沒回來，只有我一個在家。晚飯時，何媽不肯把飯給我端來，她叫我到廚房去吃。吃飯時她不許我多吃菜，她卻和廚子老殷大吃特吃；而且，老殷還喝着酒，臉紅紅地只顧吃菜。

盤子裏有半截鷄腿，我不覺把筷子伸過去。

突然我的筷子被打開了。

「看你那吃菜的樣子，」何媽說。「難看死了！」

我感到一種受欺負的感覺，但我却說不出什麼。「你管不着，」最後我說，噙着淚。

「管不着？看你媽打你我才開心哩！」

她的話打進了我的心裏，我不由低下頭去。原來媽打我也看見了！她一定也聽見爸和媽打架。我不願爸和媽打架，可是更不願別人知道他們打架。他們會笑爸和媽，我不願爸和媽被人笑話。每當他們偷偷的談起，我都偷偷地溜走，見到他們都覺得難為情。可是，爸和媽怎不害羞呢？

「不要動手動腳！」何媽突然厲聲地說。我嚇了一跳，以為她是說我。及至抬起頭來，我看到何媽正把老殷的一隻手打了開去。老殷挨了一掌，可是仍然咧着嘴怪笑，面孔紅通通的，眼睛裏佈滿了紅絲。漸漸地，笑聲越來越大了，終於變成了怪叫。

他瞪着眼睛，像要扼死誰似的。我顧不得吃飯，扔下碗筷就跑。跑到屋裏，我才想起只有我一個人在家。那樣大的屋子不由使我更為害怕，我想起了爸和媽，我哭了。

他們不是不回來了呢？每次吵架以後，他們總是說：「這一輩子我再也不進這個家門了！」雖然後來都回來了，可是這一次，會不會真是的呢？如果他們真的不回來我該怎麼辦？何媽會欺負我，老殷會吓唬我，而且——他們會不會把我趕走？我會變成叫花子嗎？我越想越怕，已經

顧不得再哭了。我想出去找媽，可是她們到那兒去了呢？哥哥爲什麼也不回來呢？如果爸和媽真的不回來，哥哥是不是也害怕呢？

我聽到有腳步聲向屋裏走來，我跳了起來。無論是誰來了，總比誰都不來好。

「哥哥！」我在門口遇見了他，突然感到安慰不少，可是我的眼淚反而要流出來了。

「爸和媽呢？」他問，巡視着全屋，連看我一眼都沒有，好像一點也不知道我多麼需要他。

「出去了，」我說，希望他多問一點，可是他沒有。「他們吵架了，」我只好自動地說。

「他們收到什麼信沒有？」他問，對爸和媽的吵架漠不關心，眼睛仍在搜索着屋裏的每個角落。

「什麼信？」我不解地問。

「我們學校裏寄來的？」

我搖搖頭。不等我再開口，他就轉身要走。

「哥哥，」我急忙叫道。我不能讓他走，眼淚已流到眼角。

「幹什麼？」他問，感到很奇怪。

「我怕……」

「怕什麼？」他漠不關心的問。

我哀求地望着他，強壓住眼淚，希望不要因好哭引起他的厭惡。

「我馬上就回來，」他說，比剛才和氣得多了。「如果有我們學校寄給爸的信，你千萬替我藏起來。」

他走了，我的淚也跟着出來了。我知道他在騙我，不到半夜他是不會回來的。爸爸媽媽不回來，哥哥也不管我，我們家沒有一個人管我。我倒在媽床上，淚濕透了枕頭。我想媽，我要她，即使她打我也沒關係。可是，媽在哪裏呢？

二

我真不懂爸和媽怎麼搞的，他們似乎完全忘了昨天的事。媽臉上還有一塊紅腫，可是她和客人們談着笑着，一點也不在乎。

吃過午飯，他們開始打牌。媽、王伯母、王伯伯、陳伯母都坐了下來，只有爸却站在陳伯母後面看，帮着陳伯母打。

「不，不，」爸說：「這張暫且留一留，如果它這樣來，不是還可以有這個嗎？」

陳伯母猶豫了一下，果然換了一張。媽白了爸一眼，伸手去抓牌。「西風，」媽說，順手把抓來的牌扔了出去。

「奇怪，」坐在媽對面的王伯母說，把牌倒了下來。「我早就聽吊西風，一個野風會等了這麼久！」

「清一色……」陳伯母把頭伸過去瞅着王伯母的牌。「好傢伙，滿貫了！」

王伯母得意地點點頭，抱着指頭數着，嘴裏噙着有詞。

爸帮着陳伯母數錢。「其實我們的牌也不小，」爸彎着腰在陳伯母耳邊說。「也是三翻的底子，只是運氣太壞，不進張。」

「沒辦法，」陳伯母嘆着說，「他們也實在太快了。」

「來，抽根煙，打打氣，」爸說，拿過一隻香煙，遞到陳伯母嘴裏，爲她點燃了。

媽又白了爸一眼，臉色越來越難看，只悶聲不响地砌着牌。

我站在旁邊看了半天，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於是我偷偷在媽身旁的小碟子裏抓了一把瓜子，溜到廚房裏，想看看今天有什麼好菜。何媽正在剝豌豆角，老殷在切肉，他一邊望着何媽笑，一邊哼着歌：

小妹妹呀，
你好狠心！
害得我呀，
昨夜翻騰到三更……

老殷總是哼這個歌，我已聽熟了。正當我準備跟他哼下去時，他突然把刀往砧板上一拍。

「你要幹什麼？」他大吼一聲，揚起了手中刀。

我離他很遠，知道他砍不到我，但是他那樣

子實在怕人，我怕他會把刀扔過來；於是我急忙逃了出去。當我在奔跑時，我聽到老殷在我身後爆發出一陣大笑。

「缺德鬼！」何媽說，也跟着笑了。

跑到大門口，我喘了口氣。我真不懂老殷爲什麼討厭我到廚房去。他總是吓唬我，何媽也欺負我，只有老陳待我好，給我做玩具，帶我去玩，可是爸說他不好，說他粗聲粗氣，把他辭退了。我想告訴爸老殷是假裝，其實他壞透了，可是我知道爸不會相信我，他會說我是小孩子，不懂事。爸是大人，可是爲什麼——

走到前門口，信箱裏的兩封信使我忘了剛才的害怕。我拿出它們，認出上面是爸的名字，於是我跑着跳着給爸送去。

「爸，信！」我對仍然站在陳伯母身後的爸說，把信遞給他，希望能贏得兩句誇獎。

「嗯，好，」他說，連頭都沒回。「碰，」爸又突然地說，但顯然不是對我。「手氣不好就搗搗亂，有吃就吃，有碰就碰，說不定牌倒搗好了。」

爸帮着陳伯母理牌，順手把信又還給我。我拿着信，給弄得莫名其妙，爸往日總是收到信立刻就看的。

「小明！小明！」是誰在背後壓低了聲音叫我。

我回過頭去，看見哥哥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了；躲在門外面，只把頭露出來，擔心地望着我。我走了過去，他一把將我拉到門外。等到我走出了爸的視線之外，他把我手裏的信用力奪了過去，順手就在我頭上拍了一掌。

「鬼東西！」他咬牙切齒地低聲說：「誰要你這信拿給爸！」說着，他把那封較長的信裝進自己口袋裏。

「我知道，」我不服氣地說，一隻手摸着頭，強忍住淚。「那是成績單，你一定留級了，我去告訴爸！」

他慌了，一把抓住我的頭髮。「你敢！」他隨着我說。

風，這頑皮的孩子

雲 奇

風，這頑皮的孩子，赫梅士（註）的嫡代。從那飄忽的白雲處來，躲在椰梢；從迢迢的高山來，唵哨着掠過草原。多麼輕佻，到處亂跑；大地給你的魔笛吹活了，大地奏着綠色的音符。

風，這頑皮的孩子，赫梅士的嫡代。去河邊慰問蘆葦，聽流水歌熱帶的情調。看飄雲的白彩，不鬆不緊地捆住青山腰。和繡了青苔的石塊竊竊細語，說蒼穹蒼鷹的自在逍遙。

風，這頑皮的孩子，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風信子邀他去播種了。

風，這頑皮的孩子，赫梅士的嫡代。新從海上回來，載回一船幸福。海鷗的耐苦、堅毅、友誼，飛的意義；亦有淺藍淺藍的憂鬱。

風，這頑皮的孩子，赫梅士的嫡代。吹動了青春少女的心。他在山崗上圓舞又圓舞，然後，溜動眸子，採一朵野百合，對你笑——傳遞了無限無言的言語。

一個少年的心的豎琴响了，笑了。風，你這頑皮的孩子，赫梅士的嫡代。借你那雙飛鞋來，我有一個約會。我要飛越過高山，橫過草原；到那秀麗的山城，那流着一灣涓涓河水的山城去。

（註）風神赫梅士（Hermos）乃宙士（Zues）與平原女神美亞（Maia）相戀所生。出世數小時便跑到其兄阿坡羅之牧場，偷去五十隻牛，並一頓喫掉。希臘神話裏有載。

「媽！」我高喊道，疼痛使我哭了出來。「你看哥哥……」

哥哥慌了，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放開我的頭髮。正在此時，媽說話的聲音忽然高了。

「滿嘴我們我們的，」媽說，顯然是對爸說。我可不曉得你們什麼時候變成一家的！」

在媽說話時，全房間一點聲音都沒有了，更顯得媽的聲音高。哥哥乘勢放開了我，我也忘了剛才要告狀的事。

「不是——」爸說，好像很抱歉，完全不像昨天打媽時那麼兇。「我只是——」

「你看，」媽恨恨地說，「多好的一副清一色，就是給你鬼吵鬼吵地——」

「嗨！」陳伯母插了進來，邪着眼睛望着媽。「我說洪太太，你的清一色和下來只能怨命；指桑罵槐地發脾氣，可就太難為情了。」

「當然哪，」媽說，也學着陳伯母的口吻。「我們的命哪比得上你的，否則我們也就早已姘上個好男人了。」

嘩啦一陣摔牌的聲音，緊接着陳伯母站了起來。哥哥和我以為他們要打架，吓得我們手牽手地跑了出來。

「怎麼回事？」跑到前面院子裏時，我不解地問，忘記了我和他的仇恨。

「大概是媽輸了錢，」哥哥頗為自信地說。「輸了錢就要打架嗎？」我問。

「我現在要出去了，」哥哥不理會我的問題。「你可得當心點，媽打架打輸了等會找你出氣！」

「你到哪裏去？」我問，知道媽真的會因此打我一頓。

「我到橋頭去，」他說，得意洋洋，轉身就走。

我趕上一步。「我也想去，」我懇求着說。他轉身望着我。「飛刀黨在橋頭竹林子裏擺下了擂台，我們十八羅漢要去打他個落花流水，你去了飛刀黨不砍下你的頭才怪哩！」

說着，他用手掌向我頸子上劈來，我吓得向

後一退，他却轉身跑了。望着他漸漸遠去的背影，想和他一起去的念頭幾乎壓過了流血的恐怖。

三

客人都走了，接着媽也出去了，只留下爸和我兩個在家。我很不安，爸似乎更不安。他不停地在房裏踱着，一次又一次地看錶。最後他從衣櫃裏取出一套衣服，開始換衣服打領帶。

突然電話鈴响了。

「喂，」爸拿起聽筒說。「是的，我是洪濤的父親……什麼？打架？怎麼會？他才十四歲……該死的東西……中央醫院……好，我就來。」

他掛上電話，匆匆地穿上衣服。

「爸？」我問，想起了飛刀黨和我劈來的手掌。

「該死的東西！」爸咬着牙說，沒有理會我。

「老殷！」他接着大聲叫道。

老殷很快就跑來了，在爸面前他又換了個樣子。

「快去叫一輛車來，到中央醫院！快，大少爺受了傷，在醫院裏！」

老殷走了出去，不消幾分鐘就回來了。「車已經停在外面了，」他說。

「好，」爸答應着往外走，但突然回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和往日不同，充滿了溫柔。「乖，乖地在家裏，」他對我說。「如果哥哥——」他頓住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嘆息一聲走了出去。

我想叫住爸，要他帶我一進去；但是我不敢。我不是怕他罵我，只是他這時對我這樣好，我不應該不聽話。

天漸漸黑了，我惦记着哥哥，惦记着爸，也惦记着媽。媽怎麼也不回來呢？是不是她也讓陳伯母打傷了？我似乎看到了哥哥的臉，臉上滿是鮮血。

我怕，可是我不敢去廚房。老殷一定會吓唬

我，何媽會乘勢取笑我。我只好開亮全屋所有的燈，然後鑽進蚊帳裏，想以睡眠來逃避可怕的夜晚。可是當我一閉上眼，哥哥的血臉又出現了，而且血越來越多，甚至白色的腦漿也流了出來。我睜開眼，緊抓住被角，已是滿身寒慄。我努力鎮定自己，設法想些別的，以驅走那些可怕的幻像，甚至回想周老師打我心時的窘况我都願意。可是當我偶然向帳外一瞥時，我好像看到了一個黑色的東西在屋角裏擺動。

「媽！」我不自覺地大叫一聲，哭了出來。我以為我的哭聲會把何媽喚來，可是她並沒有來。全屋裏像沒有人一樣的靜，只有我的哭聲。我突然想到：哭聲不會把遠處的鬼怪引來呢，像媽從前說的那樣？於是我努力忍住哭泣。

「你要幹什麼！」一聲尖叫自外面傳來，引起了一陣新的恐懼。我豎着耳朵，在恐懼中又希望探知真情。

「不幹什麼，嘿嘿！」接着是一個低啞的笑着，我聽出那是老殷，只是聲調比平日更恐怖。這些聲音雖然引起我關於菜刀的幻想，但我安心了許多，因為這証實了這屋裏還有別人。

「你再鬧我就要叫了！」第一個聲音又叫道，這一次我聽清了是何媽。

老殷沒有回答。我暗自揣測着，他們到底鬧的是什麼呢？許久許久沒有其他的聲響，我以為他們真的不再「鬧」了，可是突然間傳來一陣碗碟的碎裂聲。

「救命啊！救命啊！」何媽叫了起來，比第一次還要尖銳急促，使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是鬼把何媽捉去了嗎？老殷呢？他為什麼不救她？也許根本不是鬼，是老殷要殺她。

一陣風吹蚊帳，我又看到了那個擺動的黑影。我想看清那並不是什麼鬼怪，但我又怕面對一個猙獰的面孔。最後我急忙用被蒙住頭，並且緊緊地裹住全身。萬一鬼來捉我，我還有一層被作保護。我又哭了，可是不敢高聲。

許久許久，在哭泣中我朦朧地睡去，但又突然驚醒。何媽和老殷的吼叫聲早已沒有了，屋裏

靜得很神秘。我側耳細聽，想找到一絲足以安慰的聲音。可是任什麼聲音都沒有。何媽一定被老殷殺了，老殷是不是還拿着那把沾滿了血的刀？突然我的心跳都要停了——他不是還要來殺我？同時，我聽到了腳步聲。咚！咚！咚！慢慢地，可是直向我走來！他在床的一隅，我仍意識到有東西站在我的床前。慢慢地，慢慢地，掀開了我的帳子。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不能等他來抓我，我要逃。我用力掀開棉被，赤着足跳下床去。

突然，我被一隻怪手抓住了！恐怖使我要昏厥，但我仍然掙扎着，企圖能掙脫那怪物的掌握。我哭着，叫着，搥打着那隻怪手。

「小明！」那個妖怪叫着，但並不能阻止我的掙扎。

「小明！」另一個聲音也在呼喊着我，我辨

出那是媽。

「媽！」我哭喊着，向她撲了過去。

「小明，怎麼了？」媽問，一把摟住了我。

「怎麼了，小明？」那妖怪也走過來問。我在媽的懷裏，我放心得多，我看清那是爸。

「媽，我怕！」我說，抽咽着。

「不怕，」媽說，在床邊坐了下來，摟着我，她從來沒有待我這樣好。

這時爸也在床邊坐了下來，默默無言地撫着我內頭。

躺在媽的懷裏，我什麼都不再害怕，漸漸地要睡着了。「大的死了，」媽悄悄地说，但仍然把我驚醒。「我可再不能讓小的也沒有人管。」

爸嘆了一口氣，媽的眼淚却滴到了我的臉上

我不解地望着他們，又在朦朧中睡去。

夕照

東方青

你為什麼不看看這夕照？你一定看到了。除非你真的疲倦得連頭都懶得抬一下，眼都懶得睜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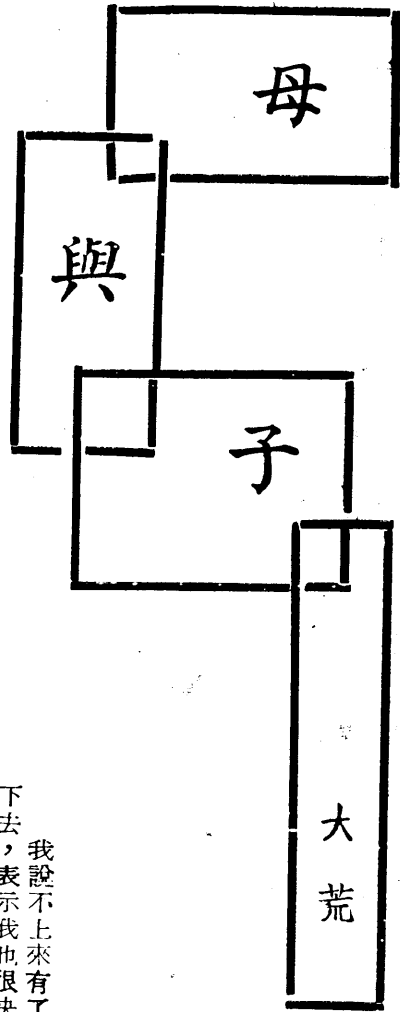
你怎能不心情激盪呢？當那濃厚的色彩鮮血一般從落日的周遭湧出來，湧出來。像翻騰的浪濤，像狂噴的瀑布。匯成一條條的長江大川，又匯合成汪洋巨海。最後，有一部分變成了土黃色、紫色、茶褐色。像一塊塊凝固的血塊。終於變成黑色了。呀！緊接着便是一個黑暗的世界。瀰漫着黑色的血的世界。那有窮國的獨夫的殘忍的箭鋒啊！

你能不感到悵惘嗎？當那微弱的光輝從你的稀疏的髮腳移上那斑白的頭頂；從奔流的溪水移上那搖曳的樹梢；從金色的雄雞的羽毛上移到橫空的雁陣裏。無力地、顫抖地、留戀地、最後黯然消逝。

你能不嘆息嗎？當那玫瑰的圍蒙上了一層陰影；當那紅粉的少女關上了綠色的紗窗；當那失巢的鴉啼，迷途的風嘯。你能不嘆息嗎？

啊！那種色彩，那種微光，那種掙扎。那象徵着什麼呢？暗飄着什麼呢？是生命的輓歌？是希望的哀泣？還是人類墮落的悲悼？不，不！那些只是告訴你，你是一個悲觀的人生旅客。不，不！你根本沒有看到它，你根本沒有着眼於那些鮮血；那種黯淡；那番掙扎。那種對光明的絕望的無聲呼喊不能從你的耳朵驚醒你的心靈。它們只是些形象的表现。而你却不曾抬起你的頭來，不曾睜開你的眼睛來。你真的那樣疲倦嗎？生活使你如此還是由於生命的重荷？

她似手是……一隻小小的小三
枕帆船，載着從速的靈，逆風着，
橫越一介于未知之國及生之大陸，
之間死的海底。洋。B. 斯納特克



大荒

次請媽讓我去，她總說再讀兩遍，等我讀完，他們都玩够回家去了。

我慢慢走，同學們一個都不見了。暮色蒼茫起來，整個村子在融化。農人扛着犁鋤或水車從田裏回來，牧童們的歌聲此起彼落，有的遠去，漸漸消失，有的愈來愈近，最後竟到達我身邊了。這是隔壁的小冬子，他橫坐在牛背上，擲給我一個柳條編成的絨球快活地唱道：對過山上嘍呵嘍，一條牛呀嘍呵嘍，牛背着嘍呵嘍，牧童哥呀嘍呵嘍……

我說不上來有了什麼感覺。我似乎仰着頭對他笑了一下，我很想接唱下去，表示我也很快活，或者比他唱得更好聽，我却只含糊地笑了那麼一下，我懷疑他會看出我在笑。

我從沒意識到黃昏是這麼嘈雜，呼喚孩子回家吃飯及洗澡聲，嬰孩的哭泣及母親們低低哄騙聲，喚畜生聲，獨輪車吱吱吸吸聲，牧童們的飲牛聲……這些聲音把黃昏變成海，許多鳥在海面拍着翅膀揮扎。痛苦的黃昏呵！我要哭一場才舒暢，我緊咬着咀唇，淚水仍從頰上滾落。

我終於停止，我發覺我來到平日喚鴨回去的池邊。最後的晚霞已散失，只剩一橫條白光，把靜靜的池面反映出一片灰灰空白。在池中心，有一小撮東西漂浮着，一動也不動。我知道那是我家的幾隻鴨子。燈火從各家窗門透出來，村子靜下來了。我肯定我是被遺棄了，我又迷惘，又悽楚，我感到離家那麼遠，那麼陌生。黑暗中，我彷彿看到媽媽生氣的臉，她正在發脾氣，說：加果不把鴨子趕回去，就不讓我回家吃晚飯。

一種尖銳的聲音在空氣中抖動起來，這給我一個古怪的印象，好像紮得不好的風箏，在風裏升上去又跌下來。這是姊姊在叫我。她們到底沒把我遺棄，我很想大聲答應，我迎着聲音向前走了幾步。不，她們不是怕我發生意外，誰知道不是把我找回去打一頓？這念頭咬着我，我把心一橫，掉轉身背着呼喚走開了。

姊姊的呼喚一聲接一聲，熱切而悲哀，一隻烏鴉掠過頭頂，瑟瑟向樹林飛去，月亮從東方爬上來了，圓圓的，昏黃的，好像幾天不會洗臉。我立住腳，我的影子微弱地拖得那麼長，那麼孤單，我覺得我是在荒野裏，沒有火，沒有刀，四週充滿着豺狼，我立刻就會被吃掉。

一陣寒慄震動着我，我嗚嗚哭了。在我記憶裏，我只有有一次這樣痛心哭過：我跟小冬子打架，我的臉都被他抓破了，媽把我捉回去，還不問情由打我一頓；那回我哭了很久，因為按理我是應當得到安慰的。

是的，她門也該責備了，有十個勾區區了！

們又游開了。最後等到幾個跟我一樣的可憐蟲，才能合夥把這些小東西趕回家。

假如吃過晚飯我能得到應有的玩耍，做這些事我是情願的。可是不能，當那時候，媽拿起針線對着燈，縫呀縫的，叫我坐在桌邊唸書。她半句也不懂，她却非要我唸不可，有時我想欺騙她，故意把字唸錯，但我不敢。她時常在我唸讀中斷時，嘮叨那幾句老話，什麼要用功讀書，什麼生活困難，什麼什麼的一大堆，我簡直恨不得把耳朵塞起來。那時候，外面的月光那麼亮，小孩子們全在穀場上玩「搶羊羊」，「老鼠打洞」。他們一回又一回跑到門口叫我的名字，叫我去當羊奶奶（即牧羊人），但我不可能出去，我心裏跟貓抓的一樣，我是一個多麼出色的羊奶奶呵！我不止一

我盡量延擱着，我假裝踢着一塊小石片，使我離開同學。眼看同學們毫不注意的離遠了，我放棄了石片，半小步半小步走，把書包從肩上取下，抓着背帶，前後左右甩着玩。其實，我根本沒心玩，只是要拖延時間。我原想在教室裏過一夜的，可惡的校工硬把我推出校來，那老傢伙好不通人情！

我真不想回家，回家真是一件傷心的事。搬柴火啦，收衣服啦，到池邊上喚鴨啦，尤其是喚鴨，使我煩燥要死。差不多每天都是那一套：我剛剛把書包在堂屋一放，媽就在廚房叫道：

「阿齡，到池邊去把鴨趕回來。」

鴨子是永遠不聽喚的，池塘又那麼寬，我扔泥團子都達不到對岸。每天晚上，鴨子總像跟我捉迷藏似的，我跑到那邊，牠們就游到這邊，等我繞過去，牠們又游開了。最後等到幾個跟我一樣的可憐蟲，才能合夥把這些小東西趕回家。

我遠去。

「阿齡……」突然這聲音來得這麼近，姊姊到底發現我，她迅速跑到我身邊，蹲下身一把抱住我。

「你跑到這裏幹什麼啊！找死人了……呀，你哭了？爲了什麼？」她搖搖我的身子，又用衣袖抹我的臉。但我的眼淚竟愈來愈收不住，我竟倒在她懷裏大哭起來。

「到底爲什麼呵，弟弟。」

她一隻手抱住我，一隻手拍我的背。我懷孩時代老是這樣在她懷裏睡着的。要是姊姊是媽媽多好！她從不打破我做這做那，她給我做新鞋子穿，壞了，就給脫下補，從不像媽媽那樣說我費（不安份），她總是把我從媽媽那兒解救出來，讓我得到機會去玩。

姊姊讓我哭够了，才又抹掉我的眼淚，撫摩着我的臉問：

「是老師處罰了你嗎？」

「不。」

「同學欺負你了。」

我搖搖身子。

「總有原因，告訴姊姊，姊姊疼你，對嗎？」

「姊姊疼我，但是媽……」

「不。」

「胡說！」她沒等我說第二個字，就這樣斥責道：「你這樣不了解媽，媽要是知道了，非傷心得上吊不可。你不曉得，媽多疼你，剛才晚上你沒回家，媽急得要死。我們回家去吧，不要讓媽傷心，媽身體又不好，現在還不知道急成什麼樣子咧。」

她站起來，替我背着書包，拉起我一隻手，我掙脫了。

「不要這樣個，弟弟！要是這樣不聽話，不光姊姊不喜歡你，爸爸也不喜歡你了，你應該學習懂事才好。爸爸爲什麼要那麼辛苦？爲什麼捨不得穿，捨不得吃，却捨得讓你唸書？這不是爲你好？你是姊姊的好弟弟，也應當是爸爸的好孩子。」

我被她拉着去了，她囑咐我回去不要說話，由她對媽撒個謊。

媽並沒在門口等我，却安靜地坐在燈下縫紉。姊姊上前用輕快的口吻叫道：

「媽，弟弟回來了。」

媽放下縫紉，轉過身子，看看我，然後帶着責詢的目光問道：

「今晚跑哪兒去了？」

「老師處罰了他一下，他想氣氣老師，就躲在學校裏不回來。」

「總是貪玩嘛，哪有不處罰的？春英，代他洗把臉，我們開飯。」

在飯桌上，媽又把那些發霉的話搬出來講個不休，總是「一字值千金

」，總是讀書人有出息，被人瞧得起，歸根結底，世上萬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讀書高。

「你爸爸一輩子光亮眼瞎子。他恨死他自己。現在這麼晚了，他恐怕還在什麼路上推着小車哩。唉！」媽停下來，慢慢進一口飯，又說，「明天你們爸爸可能要回來了，我們要殺隻鴨給他補補，那隻頸子上帶白箍的灰鴨……」

因爲田太少，不夠種，爸爸每年都利用一些空閒，到蕪湖去販幾擔鹽。爸爸非常愛我，他雖然也時常叫我唸書給他聽，却不像媽那樣不准我玩，他只要我給他唸一遍就行了。他每次從城裏回來，總要給我帶些禮物，上次還給我買了雙小皮鞋。穿皮鞋在同伴當中，我還是第一個。我又驕傲又有點難爲情，我高興在同伴中拔出尖兒，又害怕被人譏笑我孤立。

那雙鞋很快給我弄壞了，那是跟同學玩鷹抓兔時被玻璃渣割破的。媽狠狠罵我一頓，說我是敗家子，叫化子命，爸沒責備我，他說一個小孩子如果不費鞋，那就證明他沒活氣，就不是小孩，而是老頭了。

餐桌上，我一直沒說話，也吃不下去飯。當媽說到明天爸爸回來要殺鴨，我抬不起眼睛，我忽然覺得做了一件錯事了。鴨子在池塘裏過夜，十分之九要被貓吃掉，那是最普遍的常識，怎麼先前提到這一層？這是一件該死的錯誤，這是最普遍的常識，這是一宗罪惡！

我離開飯桌，一聲不響爬上床，我想忘記這件事，努力相信那件可能發生的事不會發生。或者，媽今晚根本就沒意思要我去趕鴨，那樣，縱然明天鴨被水獺吃掉，我也不會受責備。可是我想想到那悲劇的發生了，好像我在繞一個圓環走，走來走去還是走到原處。這真可怕，這思想像惡魔般附着我，使我窒息。明天是多麼可怕的日子啊，明天將證明我是最壞的孩子。但願夜能停住腳，明天永不會來。

媽和姊姊還在談着什麼，姊姊在洗鍋碗，媽又在縫那墊肩，我聽見那熟悉的麻線拉過厚布層的嘶聲。她慢聲慢氣的跟姊姊說話：

「姊弟弟今晚似乎不大對。」

「是的，媽，老師處罰他不公平。」

「我看他好像跟我在鬥氣。我對他太嚴厲了，是嗎？」

「媽，」姊姊停止了工作，「妳怎麼會這樣想？他太小，不懂事，他不會有那麼多心眼的。他現在鬧點小撒扭，跟小時候哭一陣沒有兩樣。」

「我很不安哩。這孩子我簡直無法了解他。看他今晚那樣子，好像他一輩子都不跟我說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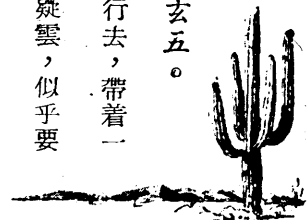
「媽媽，妳這樣想，叫我們難過。我覺得我們家比哪都好，雖然我們很窮。」

「唉，恐怕我越來越糊塗了。收拾收拾睡吧。打盆水把阿齡的腳洗一下，這孩子澡都沒有洗。」

「是的，媽媽。」

墳場行

。玄五。



我默默的向着墳場行去，帶着一顆千斤重的心。

天空堆積着團團的疑雲，似乎要向我身上壓下來。

四周是令人看了便有無限惆悵的荒涼；野草伴着陰冷的風幽幽的在悲泣！

爲什麼我要來，來看這傷懷的景色？

這裏的面積真大啊！這裏的墓穴真多

啊！而長眠土中的人兒有多少呢？他們其中有的是赫赫一時的「紅人」，有的却如

一根野草——但都像消逝在晚風中的煙

般無聲無息了！

煙灰不斷的向空中飄去，它們將要飄

到那裏才停下來呢？

我低着頭在墳與墳之間走着。有些墳

披上了一件青衣，有些墳可還新着；有些

造得比房屋還美麗，有些卻是一堆黃土

呵！死人也要講究面子的麼？

世人在活着的時候，常爲名利而勾心

鬥角，可是，人死後也還要像活着的時候

一般樣兒麼？

多少年了，我獨個兒流浪在外頭，每

到清明節，我只能看着別人去掃墓，而自

己父親的老墓卻一眼也沒去瞧！這可是我

的不孝？

父親的墳墓的四周想長着不少的野草

罷？那塊墓碑早已陷進土中去了罷？什麼

時候我才能回到父親的墓旁把野草拔去呢

？

這裏本是荒涼的墳場，今天卻散播着

悽楚的哭泣聲。還有個孤哀的人啊！沉沉

的在四周徘徊，他要聽取那斷腸的哀傷！

「睡吧，不早了，明天別耽誤上學。」

姊姊把水端出去倒了，又回來，先拿被子把

我蓋好，然後把燈吹熄，自己也睡到床上。她在

床外邊，一隻手輕輕拍我肩膀，並哼着我小時

一聽就睡着的歌。不多久的歌聲停止了，她的

路臂就落到我身上不動，她睡着了。

我醒着，一點睡也沒有，我一心想着小鴨

，我老是好聽聽到鴨子驚叫的聲音，但當我傾耳

細聽，又只是紡織娘吱吱呀呀的叫聲，老鼠跑

過閣板聲，貓頭鷹的號哭，和零零落落的狗吠

。

我試着想點其他的事，我想到學校，課本，

老師，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回來，不曉得這回要

帶什麼給我。姊姊希望一束水紅頭繩，我希望一

本連環圖。明天將是多麼歡樂的日子啊！明天我

一定要迎到村頭上去，告訴爸爸，我們要殺一隻鴨

……啊，鴨，又是鴨，想到鴨，什麼都破滅了。

我好像重重跌了一交，我的心都跌痛了。

姊姊輕輕呼吸着，她睡得很熟，她那隻手臂

依然搭在我身上，我一動也不敢動，我並不完全

是怕驚醒她，也怕讓她知道我在還沒睡着。

我覺得，照這樣睡下去，不到天亮，我就死掉

了。

不，不行，我得去把鴨弄回來才行，一想到

爸明天辛辛苦苦回來，媽滿心要殺鴨慰勞他，却

臨時發現鴨子沒有了，那種悲哀的樣子，我的心

要碎。我輕輕把姊姊胳膊拿開，小心地溜下床，在

閣板上穿好衣服。房內

光度很微弱，僅够使我免掉碰到任何東西。房內

輕的撥開門門，拉門時，我的心跳得要跑出來。但

我總算安全地側着身子

渡過了。堂屋裏一團漆黑，我像瞎子般伸張着手

腳慢慢往前摸索，到了大

門邊上，我發覺我遭遇了更大的困難，門除了上門

之外，還抵着一根木頭，

這木頭我無法把它撤除；但必須撤除它。我雙手

從內斜面緊抱住木頭，

用肩膀往外抵，我輕輕用力抵，抵不動，再用力，

忽然咕咚一聲，

我和木頭一齊跌倒。我似乎並不感到疼痛，我只

努力關心一件事，媽和姊姊不要驚醒。

屋頂上燈影移動着。姊姊端進來一盞燈，又端進來一盆水。她拿起燈，對着我臉照了照。我睜大眼睛。

「小齡，你還沒睡？」

「我睡不着。」

姊姊把燈放到桌上，又伏到我耳邊輕聲道：

「媽說的話你聽到沒有？」

我點點頭。

「你看媽多傷心，我們應當讓媽媽快樂才好。是不是？」

「我錯了。」

「錯了沒關係，只要知道改。」姊姊在我臉上親了一下，又說，「起

來，我給你洗洗腳。」

她把我拖起來，坐在床沿上，又把我鞋子和衣服脫掉，給我通身抹了

一遍。

「誰？誰？有賊！」

這是媽和姊姊同時發出的驚呼。我想聲明不是賊是我，可是那是可羞

的，同時我希望站起來，讓她們知道我並沒出事。她們繼續慌亂地叫着，

燈影開始搖曳，我掙扎着企圖把木頭從腿上推開，我的努力失敗了，我聽見姊姊尖銳的聲音：

「啊，弟弟呢？媽，弟弟不見了。」

我張了張口，竟沒力氣發聲，她們分別掌着一盞煤油燈衝出房門，因為速度太快，都先後熄滅了，但姊姊已發現了我，她跳到我身邊，把我從木頭下解救出來。當她把我抱在懷裏，媽第二次掌燈出來了。

「媽，是弟弟，弟弟受傷了！」

「受傷了？」

嘩啦一聲，屋子又黑了，燈從媽手裏跌下了。我被抱回床上，當燈重新發光，當媽顫抖着手撫摩我的傷痕時，我說話了，我說了一個字：

「痛。」

「爲什麼你要偷跑出去？」姊姊問。

我望望她們，我撒了一個謊，我說我要出去大便。

「爲什麼不講一聲。」

我正要答覆她們怕把姊姊鬧醒，一陣鴨子的驚叫及翅膀拍擊聲清晰地從屋後池塘傳過，我再不能控制了，我叫了一聲：「我們的鴨……」哭昏過去了。

第二天我沒去上學，我的右腿痛得很厲害，姊姊嫩苦葯給我吃，又敷上沾巴巴的敷料。媽坐在床邊，老是望着我，不時問我好些沒有，不時嘆氣。偶而也沉着頭縫那件墊肩，縫兩針又放下了。我很掛念我們那兩隻鴨還在不在，媽那神態使我說不出來，媽顯然知道了我昨夜偷出的原因，她有幾次嘴唇顫動着，又困難地抿起嘴，漏出深深太息。媽那樣子很可憐，我覺得應該說幾句話安慰她。但我又隱秘地覺得那有違我的心願，我不願欺騙她，假如此刻說我以後將如何聽她的話，她會拿更多的事來麻煩我，我不能軟弱下來。如果我使她傷心了，就讓她傷一次心也好，至少她以後不會以爲叫我做這做那是我的快樂。

中午，爸爸回來了，他在我床邊，分散了他的禮物。媽得一捲黑直貢的包頭布，姊姊得一束水紅頭繩，我得一隻小皮球。第一個表示快樂的是姊姊，她約制不住，她沒向爸爸說謝，只雙手捧着鮮艷的紅繩嚷道：她要留到六月六看龍船時用。媽幽怨地微笑着，說爸不該爲她也浪費錢。我玩弄着皮球，我沒說什麼，我期待爸爸盤問我的傷情，究竟爲什麼我有這心情，我不知道，總之，我想他會問的。結果他沒有，只用手在我額上按了按，說了幾句責備我不聽話的話，便出去了。

開飯的時候，姊姊端給我一碗湯，裏面有一個一個的肉塊，我分不清究竟是什麼肉，根據經驗，那應該是雞肉，但媽昨晚並沒說要殺雞。無論如何，我不能認爲它是鴨肉，雖然這樣還似乎更順理成章。

「這是什麼？」
「鴨。那隻白頸子的鴨。」

「牠沒給懶貓吃掉？」

「當然沒有，鴨長了肢膀，牠會飛。」

「但是這不像。」

「問這麼多幹嗎？吃吧，快涼了。」

姊姊扶我坐起來，半哄半強迫的給我餵下去了。我一肚子狐疑，我覺得相信她是一種安慰，因爲我並沒造成我設想的悲劇；但是我不能相信她的話。

當姊姊起身預備走開，爸媽的說話聲突然提高起來，使姊姊驚愕地站住。

「等明天再走不行嗎？叫你休息好像是害你似的！」

「妳不懂，天氣一壞，鹽就變成水了。」

「這天氣怎麼一下就壞起來？」

「妳非要逼我說不好聽的話幹什麼？我們丟失兩隻鴨就使一個孩子受傷，損失一車鹽，不是要使全家人死亡嗎？」

「啊，原來你以爲我虐待孩子了！你意思這樣想喚！孩子是你的，難道就不是我的？」

姊姊衝出去，痛苦地叫道：

「爸，媽……」

只說了兩個字，她哭起來。

「我們是窮家，」媽降低聲音說，「我們不能像有錢的人那樣去愛孩子。我們不能把愛掛在嘴上。過份慣他，會使他變成一個膿包……我不要我們的孩子成爲膿包，我要他懂得吃苦……」

一種缺乏適當潤滑的輪軸與軸承的磨擦聲吱吱啞啞響起來，爸爸到底走了。媽和姊姊沒再阻止，我只聽到她們低低的啜泣。當輪聲逐漸消失時，媽嘆道：

「春英，把那新肩墊送給爸爸去。」

媽原來是這樣的，這樣慈善！我怎麼竟使她這樣傷心啊！我再不能躺在床上，我必須向媽求恕。我翻下床，我的腿痛得使我不能舉步。但我却扶着牆一隻腳跳出去了，媽跌坐在一張靠椅上，雙手握着扶手，目光呆視着外面。我出現在房門口，她還沒看見，直到我跳到她身邊，她才愕然驚覺，她迅速伸出雙臂又迅速縮回去。我叫了聲「媽」，跳過去，她才探出身子把我抱住。她喃喃重覆着兩個字：「孩子。」她的臉在我臉上揉來揉去，淚水染滿了我一臉，我說不出話，我只是哭。

一會，她把我抱起來，送回床上。她伏在我身上，久久撫摩我的臉，突然我發現媽髮邊出現了幾根白髮，我緊抱着媽，重新哭起來：

「媽媽，妳的頭髮……」

「好孩子，媽媽頭髮是應當變白的。好好睡吧，爸爸回來的時候，你要能踢皮球給他看才好。」



褐綠色的肥皂水

王敬義

桂心從小櫃上站起來，半躬着身，把一鐵盆肥皂水嘩啦啦的傾倒進水溝裏。往事忽然在她腦中顯現，一件一件的，又隨着那褐綠色的肥皂水浩浩蕩蕩的流去了。

她回到去年的十一月八日，回到她自己的家中。是一個陰雨天，雨不大，可是很悶。一陣陣的濕氣從水泥地向上昇，門縫中吹進來的冷風更將濕氣逼進她膝蓋的關節。她抖着，同時，懷中的月桂在哭。六個月大的月桂的哭是含有威脅意味，她知道不把奶頭塞進月桂的小嘴，她是不會安靜下來的。有兩次她解開腋下的鈕扣，隨即又繫上；她沒有奶水！真的沒有，前一天，月桂就會將她乳頭吮出血來。

「哭吧！」她狠心的說。如果她把她放在床上，她會更高聲的哭喊。她只好仍抱着她。

下午六點多鐘，天已經黑了。在那黑壓壓的屋脊後面，霓虹燈正相繼亮起來。月桂的哭聲逐漸低啞下來，時斷時續的，終於睡着了，毛茸茸的頭抵着她的手臂。她把月

桂放下，又咿咿唔唔的哼了一陣，待她睡穩了，才開了房門，站到屋簷下邊去。

巷口有一個「巴士」站。「巴士」停下來，「轟隆」「轟隆」響着，又開走了。好幾輛「巴士」開過去了，她等的人還沒有回來。但是，再過片刻，她知道他畢竟回來了，因為有一個黑影，正緩緩的經過那些有燈光的窗子，朝她走來。

「是你嗎？」她看準了，問了一聲，心突突的跳着。

「噯！」月桂的爸爸含糊糊糊在喉嚨裏應着。她看不清他臉上的表情。他經過身旁，推開門，走進房去，並且自己捻亮了燈。她也隨他走進來。不久，他扭轉頭，臉對正她的臉。他的臉長得古怪，嘴脣也厚得古怪。「不行」，他低聲說，搖搖頭。

她強擠出笑，說：「我去弄飯，先吃飯。」

他仍在搖頭，喃喃着：「不行，不行，他們說不行，……」

「我去弄飯，」她又說，朝廚房走去。

「桂心，先回來！」他忽然大聲喝住她。

她悄悄走回來，坐下。「不行，他們說不行！」他說，放在方桌上的手握成拳頭。「要我先休養，三個月以後再看！他們說現在無論如何不行，說『巴士』司機不能馬馬虎虎。等我關節炎好了再決定是不是要我回去。要我打針、吃藥……說起來容易，錢呢？……」

他的痛苦她都知道，心裏怪他不該說那麼多的話。可是她沒有安慰他——不知道怎樣安慰他。

他繼續自語了一陣，最後竟伏在桌面上，嗚嗚的哭出聲來。月桂被驚醒，不甘示弱似的，立刻也高聲哭了。

她換了一件比較乾淨的短衣衫，由傭工介紹所的人帶到李家去。李太太戴白金絲的眼鏡，尖鼻子，說話的聲音既尖又快。「出來幫工不容易啊！你以前做過嗎？」李太太問她，從上到下的端詳她。「人倒是還乾淨！我這裏乾淨最要緊。……你該會帶孩子吧？李先生同我

每天都要上班，小金——九個月大媽就笑嘛！小金笑了！笑！看見媽甚麼？桂心，好，就叫你桂心！……你既然願意做，我就就把小金交給你啦！你可要負責啊！……」

從此，她從早到晚就守着空房子同小金。她將「金」讀成「丁」，「小丁，吃奶！」她說。「小丁該睡啦！」她說。有一天早晨她聽李太太對李先生說：「桂心給小金改名字了，你聽！」李先生沒有說話。她聽見她用保險刀片刮鬍子的聲音。但她還是「小丁！小丁！」的喊。李太太問她：「桂心，你是甚麼地方人？」微笑着看她。李太太愛微笑着看人，只是沒有時間聽別人回答她的問題。她一回家就坐在打字機前「嗒嗒」的打個不停。誰知道她在打些甚麼？

而桂心常常在小金的哭聲裏回到她自己的家中。她擔心月桂的爸爸會因她哭鬧打痛她；擔心月桂吃不飽；擔心她睡覺着涼生病；……「男人在家裏看小孩總是不適宜的！」這句話，她掛在嘴邊，一天要對自己說幾遍。

她喂小金吃麥片，小金的嘴就會變成月桂的嘴。抱着小金時，她將她抱得那樣緊，甚至能感覺到她小小臟的跳動，她想像她抱的就是月桂。

有一次，她正緊緊的抱着小金，李太太從打字機上看她一眼，她忽然心虛的躲開，臉一陣一陣的脹熱。「甚麼事啊？」李太太問她。她躲在屋角，不回答。李太太又繼續打字了。可是，等到晚飯後，她

在廚房洗碟子，聽李太太對李先生說：「桂心才來很好，近來越做越不行了。一天到晚，心總好像在別處！」

李先生說：「你用人還管得了她的心！」

「我是說，你啊，……」李太太的聲音漸漸低了。

「我有甚麼？你就愛瞎猜！難道我會對桂心……」

她全身一震，眼前全是金星，耳中嗡嗡响着。等到她恢復了鎮靜，李太太與李先生的談話也已停止了。

「七十塊錢！」她常對自己說，就爲了這一點錢，她將自己賣給李家，把月桂交給命運。

比起月桂的爸爸以前的月薪二百塊，七十塊是太少了。但她知道他們絕不能沒有這一筆收入。他們已經負債；如果她的工作，他們可能再也借不到錢。

月桂的爸爸至少要休養三個月，以後公司才能決定是否要他回去。

「只有先讓月桂苦三個月了，媽媽不在身邊，可憐的孩子！」她想。那時她想多天真，只打算在李家做三個月。

李先生開始關心她，喜歡同她講話，「你做得到嗎？」問她。小金遞給我抱一下，好不好？」說着，伸過手來，很大的兩隻手，手背上長滿汗毛。「你的孩子比小金大？……幾個月？……小金很喜歡你啊！……太太人是熱心的，就是

太愛講話，可是不許別人講話，……好像她抱怨過甚麼似的。她覺得李先生比太太話更多。他總是回家比李太太早，逗着她東扯西扯的，但是門鈴一响，李太太回到家，他就不再說話了。

李先生又瘦又高的個子，獵狗鼻，頭髮稀少，人可是很和善的。她喜歡要她爲他做點事情，她也總不令他失望。只是在李太太面前，她常有窘迫的感覺，那是她自己最厭惡的。

李太太坐在打字機前，「嗷嗷」的打着字，同她講話，怪聲怪氣的腔調很傷害她的自尊。「既然不滿意我，就打發我走囉！」她想。

要她自動辭職却是不可能的，月桂的爸爸不但不能回公司工作，慢性關節炎反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走路已經要靠拐杖了。她每回家一次，他都要發脾氣，用拐杖敲桌子，嚇得月桂尖聲哭號。月桂瘦得只剩一把骨，菜色的臉，兩個大眼睛沒有一點神。但她連抱着月桂任性的哭一場都不敢。離去時，要趁着月桂睡了，偷偷走掉。她知道月桂醒來會哭着，嚷着找她，最後是在她爸爸的巴掌下安靜下來。

也許再過半年他的關節炎會好起來，她可以回家看月桂，不必再出來做事了。只有懷着這渺渺的希望，她才有活下去的勇氣。

可是，半年過去了。月桂的爸爸仍離不開拐杖。月桂不時生病。她必須在李家做下去。

但是，李太太對她越來越不友善了，一回到家，就支使她做這做

那，不然，就是挑剔她奶瓶洗得不乾淨，尿布乾了不收進屋來……有時，她故意當着李先生面大聲問她：「桂心，你今年廿幾歲？……是廿二？你告訴過我，我可不能不記得。」她回答說是廿七歲。「桂心，那你可是騙人！細皮白肉的，看上去最多廿一、二歲！」李太太說，一邊瞟着李先生。桂心窘得頸子後邊都發燒，抱着小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不過，李先生對她日益親熱也是事實。背着李太太，他對她甚麼話都講，外邊的公事，童年的趣事，李太太的私事……桂心存着戒心，可不敢太接近他。經不住他一再問她月桂的病，她只有老老實實說了，他就塞錢給她去給月桂看醫生。她把手藏在身後，他抓住她的手腕，強把錢塞進她手中。「桂心，小孩看病要緊，錢以後再還我！」他說。「快收起來，等下太太回來了！」又說。手中握着錢，她是感激他的，可是想起李太太，又會不安。

一天晚上，吃過晚飯，李太太還沒有回來。桂心餵小金吃過奶糕，哄他睡覺。李先生不知何時走了，她肩膀上。他的耳中又「嗡嗡」的響起來了。他的手無論她怎樣躲也還是擺脫不開。「先生，先生，……」說着，她站起來。

他從後面抱住她腰，臉湊到她耳旁，說：「桂心，有你陪我，我快活多了。你沒有來的時候，這就像冰窖一樣。太太，她比我大四

歲，……桂心，桂心，……」他攆得她更緊了。

她掙扎，但是徒然。他灼熱的鼻息在她頸後拂來拂去；他唇上的鬍子刺癢她的臉。「先生，放開我！太太！」她喘着說。

「桂心！」他從後邊轉到前邊來，臉對着臉。「你真這麼硬心！」他說，又逼近她。

她竭力的搖頭，身子向後仰，要躲開他的臉。忽然，門鈴響了。她才站直身，他已拋下她跑開了。她去開門，李太太一雙眼睛從眼鏡後邊冷冷的注視她，「才睡了起來？頭髮蓬得這樣厲害！」問她。桂心含糊的應着，覺得舌頭短了一截，話都不知怎樣說了。

隨即傳來李太太同先生的爭吵，一下用中文，一下用英文，很久很久爭吵才停止。

第二天早晨，李太太告訴她：「桂心，對不起，我另找了人，我該先幾天告訴你，你也可以有一個預備。這個月還有八天，你做完了吧！」

而今天這是個月的最後一天了！桂心想。她在天井內半躬着身子，鐵盆裏褐綠色的肥皂水已經倒盡了。她站直身子；天上沒有太陽，浮滿了雲絮。她呆呆的看着天，眼中噙着眼淚。

然後，她打開龍頭，水叮叮噹噹的響在鐵盆的盆底上。不久，水嘩嘩的響，水有半盆了。她又在小桶上坐下，繼續投洗搓過肥皂的衣服。

十四自况

！紀年的「子驕之天」

兆張

平常很少去用鏡子，因為自知值得人生而自豪的青年時期已經過去，那又何必在鏡子中去找尋經已失去的回憶與惆悵呢？

不過，鬚鬚是不饒人的，你越拔它，它生長得也越多。爲了保持一點尚未褪盡的年輕人的氣息，於是，至少在三天之內，必定得對着鏡子刮它一次；否則，那黑渣渣如十八羅漢般的臉孔，連自己在鏡中看來也望而生畏。好在我已是有家室的人，不必和其他年紀相若而又是王老五的朋友一樣：整天刮面燙髮，衣履齊整，以冀女孩子們的垂青。我只要不讓自己的鬚子長得如胡志明的羊鬍子一般，而我的太太也就不再苛求我了。

在刮鬚時，對着鏡子會自我安慰着說：「你瞧，還相當英俊呢！」——當然，在客觀上說來，即使在我那已經失去的日子，我依然離「英俊」還差得甚遠；但世界上的男人們有誰不是主觀地認爲自己是最英俊、瀟灑而風度翩翩呢，女人們更不必說了——可是，在自己的心內又會很明白這只是自我解嘲而已。於是，你不得不對着鏡子哧然一笑！

這一笑，更加證明你已經是個將近四十歲的人了！因爲眼角上的皺紋，正像秋收後束在一起的乾枯稻草一樣，緊緊地向着眼角束來；而額頭上原有的幾條橫紋，這時也會突然變得又深又高，像是平地上在剎那之間就裂了幾條大縫；再向上看，額頭似乎比以前更寬更高了；而在稀疏的頭髮林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清清的頭皮；髮角則像小時候用燃着的火香頭在紙上畫畫一樣，一個火香頭擦下去，紙片上就被烙上一個小洞，而洞邊的火星却迅速地向外週擴展着燃去，小洞越來越大了，我的髮角也像那個被烙成的小洞，迅速地向上燃去，現在已經快要燃到頭頂上了。

這一切，不都是將近四十歲的家徵嗎？人生又有幾個四十歲呢？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在這個惶惶不定的苦難年月內，能夠活到七十歲是多麼不容易吧！即使你能够活上七十歲，可是那最美好的前一半的四十年，却已經像飄忽無定的浮雲一樣，如今已飄得毫無踪影！

想起那已經過去的歲月，不由得要爲自己揩一把慚愧的汗。過去，最年輕最力壯的時期內，自己又做了些什麼呢？假如自己對自己也像自己對陌生者一樣，可以大談自己以往的功績：什麼在學校內常常名列前茅，是什麼有名的籃球的健將，對日抗戰是什麼有名的劇團演員，或者曾經和日本人肉搏過呀，做過清高的教員呀，做過多少對人類對自己良心的事情呀……那麼，你對面的陌生的朋友，說不定會大爲動容；可是，自己對自己的功績的時候，這些功績不但過於誇大，甚至還有點滑稽。於是，自己又笑了——但這不是解嘲的笑，而是愧疚的苦笑！

不管既往的歲月內，完全是一片空白；但是，在這個頭髮脫飛的年齡，却慢慢地學會了「不惑」。想起以前做過的魯莽的事情，說過的那些無法數得清的無聊的話語，以及那白白費去的最美好的時光，唯有到了這個不惑的年齡，才真正地會在內心起了無限的悔恨。想起自己會跟着別人高喊着動人的口號，自己也隨着所謂「羣衆」的人們走着羣衆的路線，熱烈地嚮往過什麼主義或黨派，唯有在如今想來，才真正地發覺到以自己以往的幼稚浮淺與好笑！

十幾二十歲的青年人，像一匹無法用繩子束縛的野馬，任着自己的性情狂奔飛馳；二十歲到三十歲，像剛進了幼稚園的學生，僅僅只認識了「貓」「狗」一兩個字，却回到家來向自己的父母誇大自己的成績；三十歲到四十歲，却像冬眠的昆蟲，有時朦朧，有時似在夢境，瞻不到前途，也不思索過去，糊裏糊塗地打發着他們的歲月，當然也有的人不自覺地埋首于他們的工作，却迷迷茫茫，不辨西東。

唯有到了四十歲的人，才會忽然從冬眠的夢境中甦醒過來，自己的心胸會無形中擴大而寬容，對名利的追求却漸漸淡薄而稀疏；人生的前途雖然依舊模糊不清，但他的心境却安定而有希望；他不再會有狂熱的信念，但他却固執地堅信着人類的良善永遠不變；他不會再去盲從別人的口號，而他却邁着他堅定的步子，默默地向着人生的大道上走去，他既不誇耀，也不哭訴；他看透了周圍的面孔，但他只對他們笑了笑，却背起十字架繼續前進，他爲了什麼，他可能并不知道，但他依然地走去；他不再爲死所畏懼，他知道人生的終究是死，但他已不把死看成神祕莫測的東西，如正義的神來迎接他，他會欣然接受；他不再爲權勢威武而低頭，因爲他知道所謂權勢威武，都是愚人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把戲。

幼年像株幼苗；少年抽枝含苞；青年開着血紅的火花；中年——四十到五十歲的人們才知道孕育人生的經驗與智慧而結果積子，獻出豐美的果實；六十到七十的老年人，是人類最高智慧的表现，但他却不能再有所行動了；七十以後呢，則回復到他們幼年的天真。

如此說來，四十歲不是我一天的驕子嗎？雖然頭髮疏落，但我依然覺得骨頭內尚有活力存在。但願我這一篇文章不是一「自况」，但願我真能結出果實，來豐富這個人生，豐富這個世界！

往

事

黃潤岳

不知是不是年歲來了，竟常常會想起往事；而且愈早的愈有興趣。

不錯，回憶是快樂的。雖然是自己過去的事，鬚鬚成了別人的悲歡離合。譬如我們去看戲，我們會強戲中的情節，發生共鳴，因而哭或笑；但那祇是一種第三者的同情，並不與本身發生任何直接的關聯。自己過去的事，既然已經過去了，好像也成爲別人的事一樣。

過去了的事，那怕是最悲傷的，在回憶中，雖然不會變成欣喜，但是仍願意去想想。我常常想到我那幾位早夭的弟妹們。他們的面龐，我還能一一追憶。當他們的呼吸最後要停止的時候，也就是母親縱聲大哭的時候；接着便是母親因悲傷而暈倒。於是全家就手忙腳亂了。

攫取小生命的惡魔就是「麻疹」。從前，幾乎每一個小孩要逃過這一關才能算數。身上的疹子，不容易發出；通常在發出了之後，接着又會轉成肺炎之類；麻疹一轉，小生命就有問題了。小時，我聽到有人出疹，我就會心驚胆戰。直到今日的醫藥昌明，仍不能使人跳過這一關，真是不無遺憾。好在在馬來亞，麻疹却不是一件大不了的。我的五個小孩子，都先後發過了疹子。吃點馬蹄水，再用筵菜水一洗，不到三五天便越過死生大關。

麻疹的危險，完全成了回憶中的事了。我偶然想到它時，一方面慶幸自己逃過這大關，一方面也高興自己的兒女們非常順利地通過此關。回憶悲傷痛苦的事，獲得滿足而安全之感。難怪有人說：回憶是人類情感的避風塘。難怪快樂的事，重顯入回憶之窗的，往往不多。

我記取我考中學看榜時的情景，真是有餘歡。那天清早五點，我便起身出發。走到學校等了很久才開大門，匆忙中買了兩個燒餅當早點，眼巴巴地站在校門前等候。八點鐘了，才有兩位工友抬着一張長長的紙出來，慢吞吞地叫另外一個拿扶梯來。於是我們一羣小學畢業生奔向前去幫忙，好容易將那張印信榜文貼在牆上。我很緊張地先從「榜」字旁邊向前看：備取生中，沒有我的名字。我高興也就心！我一個個名字向前唸，唸到一半時，我的額頭流汗了。我對於自己的成績，毫無把握。尤其那篇作文只寫了一面，算術和常識的題目太多，做對多少不知道……看到前面只剩下二三十個名字了，我真想放棄了，因為我決不會取在前面的。

「黃潤岳！」我忽然驚奇被人叫了一聲。「你還在看甚麼？來我們走，回去罷！」「你取了是罷！」我帶着埋怨、嫉妬和不滿的心情，一面走，一面大聲的問我那位小學同學；其實我是想諷刺他的。

「怎麼樣，取了第四名何必神氣……」我眞的取了第四名麼？我趕快拖着他的回頭再去看，我却裝着若無事地問他：「你取第幾名？我們再去看看！」

這幾句簡單的對白，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如今，我自己做了十年中學校長了，我們學校每年錄取新生，却從不曾發過一次榜。因爲本地小學畢業生每一個都可以升入中學。他們不會有機會樂享看榜時的喜悅！我進了中學之後，我的功課進步特別快，因爲我知道有六七百人和我一同考，榜上有名的却只有一百廿名而已，我必須特別

努力。

淮高中之後，我買了一輛腳踏車，那是從南京用輪船運回的，我知道脚車到了碼頭，恨不得連夜去拿，母親罵我瘋了。近年來，汽車都換過幾次了，從不會有那種興奮和激動。是自己的感情麻木了？還是自己的心眼兒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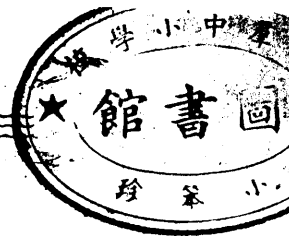
父母親對我的嚴厲的體罰，我也不會忘記。這些事會在兩老的心靈中追悔過，只不過他們沒有向我明白的說出。這便是「打在兒身，痛在娘心」罷！肉體所受的痛苦，實在不易回味；記得在當時也許有些許分憤，現在想來，祇是幼稚的心的對答責的直接反應。從前，我對我的兒女們也是非帶嚴酷的。我自己事後的追悔，更使身體念到我父母的追悔。其實「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一句話，應該從這個角度去詮釋。父母之責罰兒女是望之甚而愛之切；到了過份鞭撻之後，雖是追悔，却仍蘊藏在心內深處去自責。

若干年來，我已不曾答責我的兒女們了。在我心中，我仍在懺悔廿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是中日戰事開始的一年，到處都有日本飛機的轟炸。我和我的大弟弟住在城中，我便叫弟弟疏散下鄉。也許他年齡太小，高興住在城市。怎樣也勸說不聽的時候，爲了他的安全和我的尊嚴，我攔了他一掌。他仍不聽，我將他的書包使勁摔在地上。裏面的一個石膏模型便粉碎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心愛之物，我一直不曾問過他。

我拾起書包時，我就在追悔；一直到今天我的心還在爲此而不安。去年我們兄弟又會面了，我們促膝而談，直到深夜。黎明醒來，他留了一張字條給我：他要趕回去辦公，所以走了；兩天之後，再來看我。

兩天之後，我們可以相聚；而且有更長時間的相聚。然而我看了那張紙條，我流淚了！我感到惆悵。在「若有所失」的情緒中，滲雜着追悔；但只有藏在心之深處而已。

每個人的心中，都會埋藏一些往事。這些往事不時也會湧現出來，那都已變成一種甜蜜的回憶了。



現代詩選

初戀 趙淑俠

那蒼白的少年
被邱比特的箭射中了
坐在屋角
沉黙着
猛然，像夢裏的聲音在耳邊响起
便惶惑的抬頭搜索
又顫慄地
羞澀地，低下頭去
嚼着禁果

海港·夜燈 黎于慧

海港的夜，是披上輕紗的婦人
成熟，而帶點迷離的憂鬱
水流着，隨人的思想
訴說着亘古以來許多殘缺的故事

夢樣的堤岸的燈，倒映在水面
是海裏的螢火蟲，艷麗而欸擺
在敞開的窗戶透出來的眼波
沉醉在夜裏，以及那雙雙儂影

燈在夜裏亮着夜底嫵媚
堤岸上，是愛情底輕盈的步履
港，睡熟了，一如靜默的海水
微浪蕩漾是它夢裏的飛颺

而喁喁細語埋葬在風中
海港裏，夜航的帆正張起
水流着，潮漲，而一切靜默
唯有夜燈，是送行的寂寞

獻前 人

當洗禮的水滴在額角
我流淚了
爲了太多的感念

太多的空虛
我要用全部的
智慧，力量，感情
在每一個時間的腳跡裏
找尋聖彼德（注）
那永生不鏽的鑰匙
註：耶穌曾對彼德說：「我要把天國的鑰匙
給你。」

月夜 亞汀

月光塗着山崗，塗着海
塗滿窗上，枕上，心上……
默默地替明天的太陽寫下諾言
使我深深地相信了，從此失眠

心上呈現出一個湛藍的天
思想如騰空的蒼鷹和脫韁的馬羣
飛躍着——給天空寫滿自由
找尋着光明的行徑

風哼着輕輕的歌行吟
飄逸着神韻的樂章
說星星和月亮都像白紙
染上了愛的情感却美，却也真

溪水 戴清壽

溪水
日日夜夜淙淙地流
唱起歡樂的曲調
穿過嶙峋的亂石
穿過稠密的草叢

流向滔滔的河流
流向茫茫的海洋
化成一片碧波
集成一股強力

第一個迎接東昇的太陽
你呀！溪水，你的淵源
不就是那山澗的滴滴的流水嗎？

The Choo Joon Monthly

No. 84, October 1959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馬來亞出版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承印書

焦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第八十四期
一九五九年十月號